

醫 貫

明·趙獻可 著

人民衛生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明·赵献可(养葵)所著。

本书作者倡言“命门之火”对于人身的重要性,认为养生者不
为保护此火,每致疾病;治病者不知培养此“火”,不能愈病。因而
本书都是根据“命门之火”立论的,并认为如充分理解“命门之火”
的作用,对于有关医学问题,就能豁然贯通了。故本书名为“医
贯”。

全书共分六卷,内分玄元肤论、主客辨疑、绛雪丹书、先天要
论、后天要论等节,分述中风、伤寒、温病、血症、咳嗽、中暑等疾病
的证治。

由于本书是明清之间有关研究“命门”问题的名著,对于研究
中医学术和治疗方法,均有参考价值。

今据天盖楼、三多斋两本互校排印,并在编次上参考两本作了一
些必要的调整。

医 贯

开本: 850×1168/32

印张: 3 $\frac{2}{10}$

字数: 85 千字

明·赵 献 可 著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〇四六号)

·北京崇文区东厂胡同三十六号·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统一书号: 14048·2053

价: 0.46 元

195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64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 数: 5,101—9,459

R-53

198

医巫閭子医贯序

凡人有所以生。而非形也。形有所以促。而非病也。病有所以治。而非药石也。中医以药石治病。上医借药石以治生。病病者不受不生。惟生生者病而生危。甚则促。故欲治生者原生。夫人何以生。生于火也。三统之說。人生于寅。寅生火也。火阳之体也。造化以阳为生之根。人生以火为生之門。儒者曰。天开于子。水为元。医者曰。人生于水。肾为元。孰知子为阳初也。又孰知肾为火藏也。阴生于阳。故水与火为对。然而火不与水为对体。其与水对者。后天之火。离火也。其不与水为对者。先天之火。乾火也。夫乾、阳之純也。夫阳、火之主也。夫水、火之原也。后天之火有形。而先天者无形。有形之火。水之所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今夫艾台见日而火。方諸见月而水。此水火之大分也。然取水者迎月之光。而不迎其魄。何也。魄阴也。而光借于日則阳也。水不生于水。而生于火明矣。是故土蒸而潤。肤煖而澤。醖醕而溢。釜炊而汗。丹砂硫黄之所韞而湯也。汩为温泉出焉。水之生于火也益信。火生乎水。亦还藏于水也。其象在坎。一阳陷于二阴之中。而命門立焉。盖火也而肾水寄之矣。其生乎水也。其象在干。純阳立于杂卦之先。左旋而坎水出焉。右旋而兑水納焉。盖水也而阴阳之火。則分而寄之矣。此所謂后天中之先天也。有气而未始有形也。无形之火以阳生。阳寄位于心則为君。神明以官。譬若火之光。以阳生阴。寄运于三焦則为相。腑脏以充。譬若火之焰。君火在上。而相火巽乎水而上行。譬若轆轤之轉而未始停也。水乃升而火降。所謂既济者也。如是則生全。不則其生非者。反以剋木。水为火所剋。則水竭而无所与藏。还以自剋而生害。故养生莫先于养火。医无閭子曰。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煉之为丹。釋傳之为灯。儒明之为德者。皆是物也。一以貫之也。故命其名曰医贯。其說具載于书余不論。論其原生之大指若此。医巫閭子姓赵氏。名献可。別号养葵。其为今称。盖有逃名之意焉。

且以書成于幽州。若曰藏諸山以俟其人。刻而行之者。家伯兄司馬公也。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撰述
誥勅東宮日講官甬東友人薛三省拜譔

目 錄

卷 之 一

玄元狀論	1
內經十二官論	1
陰陽論	
五行論	

卷 之 二

主客辨疑	
中風論	
傷寒論	22
溫病論	26
郁病論	27

卷 之 三

絳雪丹書	30
血症論	30

卷 之 四

先天要論上	43
八味丸方	43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44
水火論	44
六味丸說	45
八味丸說	46
滋陰降火論	46
相火龍雷論	47
陰虛發熱論	47

痰論	49
咳嗽論	50
吐血論	52
喘論	52
咽喉痛論	55
眼目論	57

卷 之 五

先天要論下	59
指論	59
口瘡論	60
耳論	61
耳瘡論	62
消渴論	64
氣虛中滿論	66
噎膈論	68
瀉利并大便不通論	70
小便不通并不禁論	72
夢遺并滑精論	74

卷 之 六

后天要論	76
補中益氣湯論	76
傷飲食論	81
中暑傷暑論	84
濕論	87
疰論	88
痢疾論	92

卷之一

玄元膚論

內經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胆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死。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于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此內經文。

玩內經注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謂之君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注內經者昧此耶。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醫不達此。醫云乎哉。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孔門之一貫。上繼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然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傳也。若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

終于无声无臭。孟子說不动心有道。而根于浩然之气。及問浩然之气。而又曰難言也。老氏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为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无色。无受想形識。无眼耳鼻舌身意。又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于行医济世。将以何味的为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余一日遇一高僧問之。自心是佛。佛在胸中也。僧曰非也。在胸中者是肉团心。有一真如心是佛。又問僧曰。真如心有何形状。僧曰无形。余又問在何处安寄。僧曰想在下边。余曰此可几于道矣。因与談內經諸书。及銅人图。豁然超悟。唯唯而退。今将十二經形景图。逐一申示。俾学者按图考索。据有形之中。以求无形之妙。自得之矣。特撰形影图說于后。

脏腑內景。各有区别。咽喉二竅。同出一腕。异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后主吞。喉系坚空。連接肺本。为气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竅。以激諸脉之行。气之要道也。咽系柔空。下接胃本。为飲食之路。水谷同下。并归胃中。乃粮运之关津也。二道并行。各不相犯。盖飲食必历气口而下。气口有一会厌。当飲食方咽。会厌即垂。厥口乃閉。故水谷下咽。了不犯喉。言語呼吸。則会厌开張。当食言語。則水谷乘气。送入喉腕。遂噎而咳矣。喉下为肺。兩叶白瑩。謂之华盖。以复諸脏。虛如蜂巢。下无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吸一呼。本之有源。无有穷也。乃清浊之交运。人身之橐籥。肺之下为心。心有系絡上系于肺。肺受清气。下乃灌注。其象尖长而圓。其色赤。其中竅数多寡各异。迥不相同。上通于舌。下无透竅。心之下有心包絡。即膻中也。象如仰盂。心即居于其中。九重端拱。寂然不动。凡脾胃肝胆兩腎膀胱。各有一系。系于包絡之旁以通于心。此間有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即如霧者是也。如外邪干犯。則犯包絡。心不能犯。犯心即死矣。此下有膈膜。与脊脉周回相著。遮蔽浊气。使不得上熏心肺。膈膜之下有肝。肝有独叶者。有二三叶者。其系亦上絡于心包。为血之海。上通于目。下亦无竅。肝短叶中。有胆附焉。胆有汁。藏而不写。此喉之一竅也。施气运化。熏蒸流行。以成脉絡者如此。咽至胃。长一尺六寸。通謂之咽門。

咽下是膈膜。膈膜之下。有胃盛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与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乌肝赤紫。其形如刀鎌。聞声則动。动則磨胃。食乃消化。胃之左有小腸。后附脊脊。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腸者。外附脐上。共盘十六曲。右有大腸。即回腸。当脐左。回周迭积而下。亦盘十六曲。广腸附脊。以受回腸。左环迭积。下辟乃出滓秽之路。广腸左侧为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津液上升。精者化为血脉。以成骨髓。津液之余。流入下部。得三焦之气施化。小腸滲出。膀胱滲入。而洩便注泄矣。凡胃中腐熟水谷。其精气自胃口之上口。曰賁門。傳于肺。肺播于諸脉。其滓秽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于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闕門。泌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秽之物。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淨。上无所入之竅。止有下口。全假三焦之气化施行。气不能化。則閉格不通而为病矣。此咽之一竅。資生气血。轉化糟粕。而出入如此。三焦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有名无形。主持諸气。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谷腐熟。皆待此通达。与命門相为表里。上焦出于胃口。并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傳胃中谷味之精气于肺。肺播于諸脉。即膻中气海所留宗气是也。中焦在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为血液。以奉生身。莫貴于此。即腎中动气。非有非无。如浪花泡影是也。下焦如瀆。其气起于胃下脘。別回腸。注于膀胱。主出而不納。即州都之官气化則能出者。下焦化之也。腎有二。精所舍也。生于脊脊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并而曲附于脊外。有黃脂包裹。里白外黑。各有帶二条。上条系于心包。下条过屏翳穴后趨脊骨。兩腎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阳。越人謂左为腎。右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当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阳陷于二阴之中。內經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为真君真主。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見。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稟命而行。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火者。言如天君无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无形之火。与后天有形之心火不同。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阴。真水气也。亦无形。上行夹脊。至脑中为髓海。泌其津液。注之于脉。以荣

四支。內注五臟六腑。以应刻數。亦随相火而潜行于周身。与兩腎所主后天有形之水不同。但命門无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为黃庭。故曰五臟之真。惟腎为根。褚齊賢云。人之初生受胎。始于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后生心。心生血。有心然后生肺。肺生皮毛。有肺然后生腎。腎生骨髓。有腎則与命門合。二數备。是以腎有兩岐也。可見命門为十二經之主。腎无此。則无以作强。而技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則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則將軍无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无此。則变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无此。則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正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动速。火微則动緩。火熄則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軀壳未尝不存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养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夫既曰立命之門。火乃人身之至宝。何世之养身者。不知保养节欲。而日夜戕賊此火。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温养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灭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归元之路而明示之。命門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也。火之有余。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补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阳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余也。亦不必泻水。就于水中补火。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所謂原与主者。皆属先天无形之妙。非曰心为火而其原在肝。腎为水而其主属肺。盖心脾腎肝肺。皆后天有形之物也。須有无形之火。配无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为同气相求。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风寒暑湿燥火之入于人身。此客气也。非主气也。主气固。客气不能入。今之談医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于主气何哉。縱有言固主气者。专以脾胃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离火所生。而艮土又属坎水所生耶。明乎此。不特医学之渊源有自。而圣贤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德也。玄牝也。空中也。太极也。同此一火而已。为圣为賢。为佛为仙。不过克全此火而归之耳。小子玆論。闡千古之未明。慎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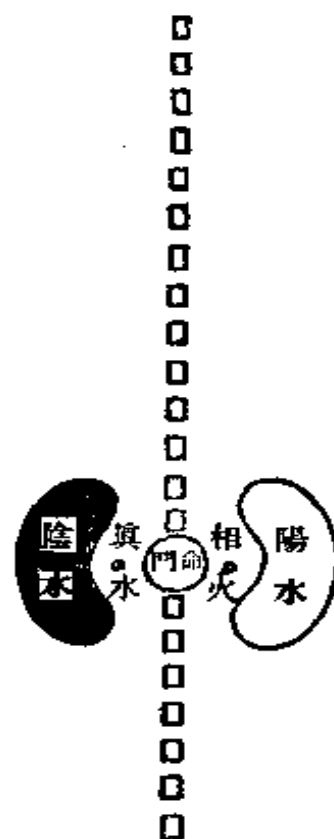
为迂。

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惧人之不明。而制为太极图。无极而太极。无极者。未分之太极。太极者。已分之阴阳也。一中分太极。中字之象形。正太极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圆之。即是无极。既曰先天太极。天尚未生。尽属无形。何为伏羲画一奇。周子画一圈。又涉形迹矣。曰此不得已而开示后学之意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极之形。在人身之中。非按形考索。不能穷其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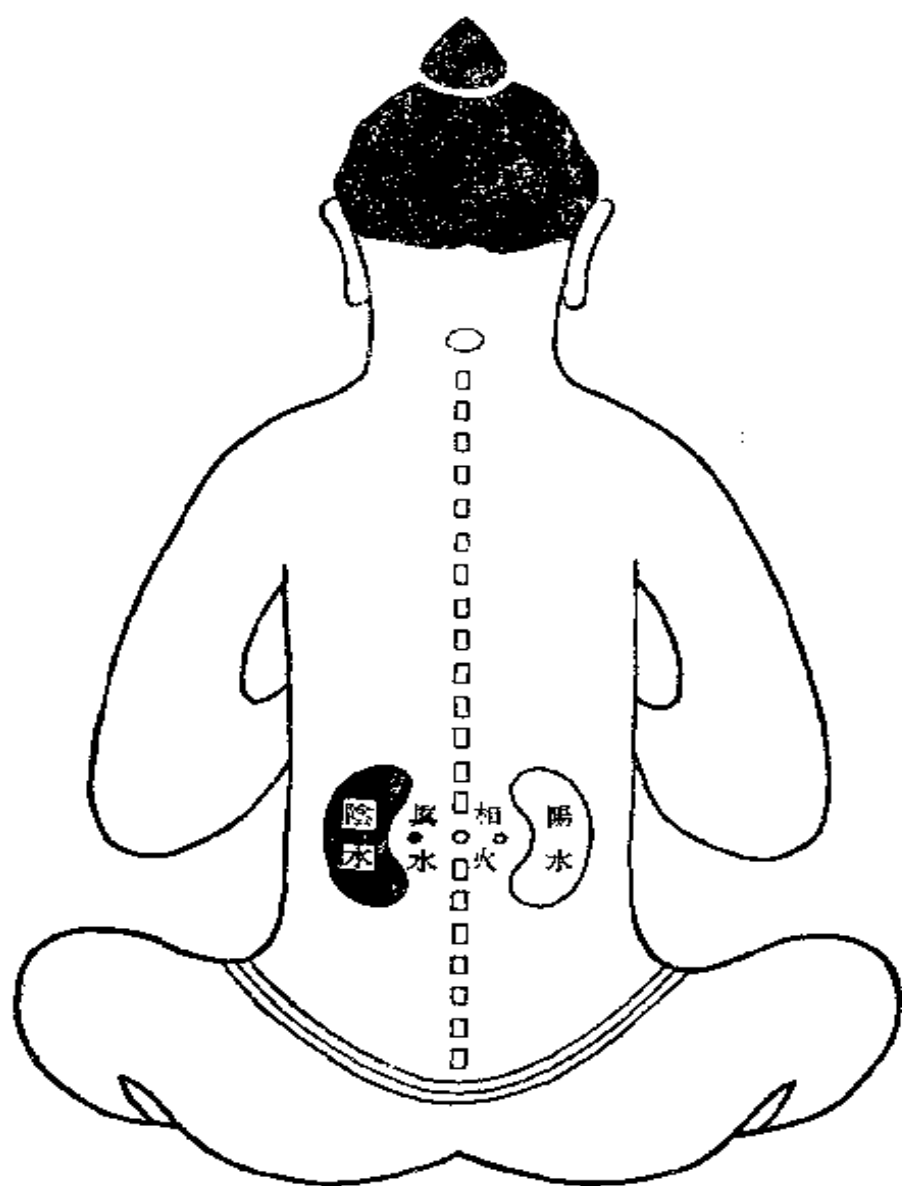
形象图



陰	陽
水	火
土	
木	金



兩腎俱屬水。左為陰水。右為陽水。以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之穴。命門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无形。日夜潛行不息。兩腎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极。自上数下十四节。自下数上七节。



余因按古銅人圖。画一形象。而人身太极之妙。显然可見。是豈好事哉。亦不得已也。試即命門言之。

命門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則为十四椎。自下数上。則为七椎。內經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此处兩腎所寄。左边一腎。属阴水。右边一腎。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間是命門所居之宮。即太极图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竅。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竅。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稟命于命門。真水又随相火。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阴二十五度。日夜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間。滯則病。息則死矣。人生男女交媾

之時。先有火合。而后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門火。此褚齊賢之言也。發前人之所未發。世謂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為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陽中有陰。以火為主。女子陰中有陽。以精為主。謂陰精陽氣則可。男女合。此二氣交聚。然後成形。成形俱屬后天矣。后天百骸俱備。若無一點先天火氣。盡屬死灰矣。故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

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為無用之物耶。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正心養心盡心為訓。而先生獨欲外心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子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系亦重矣。豈為無用哉。蓋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于栖真養息。而為生化化之根者。獨藏于兩腎之中。故尤重于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

陰 陽 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體。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于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于坤則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古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以黃芪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几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形生出有形。蓋陰陽之妙。原根于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生死消長。陰陽之常度。豈人所能損益哉。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寓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衣裋之備。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然生而老。老而病。病而死。人所不能免。但其間有壽夭長短之差。此岐黃之道所由始。神農嘗藥。按陰陽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咸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共躋

乎春风生长之域。一应苦寒者俱不用。不特苦寒不用。至于凉者亦少用。盖凉者秋气也。万物逢秋风不长矣。或时当夏令。暑邪侵入。或过食炙煇辛热而成疾者。暂以苦寒一用。中病即止。終非济生之品。世之惯用寒凉者。聞余言而怪矣。幸思而試之。其利溥哉。若夫尊生之士。不須服食。不須导引。不須吐納。能大明生死。几于道矣。生之門。死之戶。不生則不死。上根頓悟无生。其次莫若寡欲。未必长生。亦可却病。反而求之。人之死。由于生。人之病。由于欲。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已病矣。釋其致病之根。由于不謹。急远房帷。絕嗜欲。庶几得之。世人服食以图长生惑矣。甚者日服补药。以資纵欲。則惑之甚也。

天上地下。阴阳之定位。然地之气每交于上。天之气每交于下。故地天为泰。天地为否。圣人參贊天地。有轉否为泰之道。如阳气下陷者。用味薄气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类。举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于九天之上。阴气不降者。用感秋气肃杀为主。若瞿麦扁蓄之类。抑而降之。使天道右迁而入于九地之下。此东垣补中益气湯。万世无穷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浊自降矣。

春秋昼夜。阴阳之門戶。一岁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一月朔后为阳。望后为阴。一日昼为阳。夜为阴。又按十二时而分五藏之阴阳。医者全凭此。以明得病之根原。而施治疗之方术。

春夏秋冬。非今行夏之时。当依周正建子。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此二至最为紧要。至者极也。阴极生阳。絕处逢生。自无而有。阳极生阴。从有而无。阳变阴化之不同也。若春分秋分。不过从其中平分之耳。然其尤重者。独在冬至。故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闭关二字。須看得广。观月令云。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則不止关市之門矣。

或問冬至一阳生。当漸向暖和。何为腊月大寒。冰雪反盛。夏至一阴生。当漸向清凉。何为三伏溽暑。酷热反熾。亦有說乎。曰此将来者进。成功者退。隱微之际。未易以明也。盖阳复于下。逼阴于上。井水气蒸。而坚冰至也。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井水寒。而雷电合也。今人病面紅口渴煩燥喘咳者。誰不曰火盛之极。抑孰知其为腎中阴寒所逼乎。以寒凉之药进而毙者。吾不知其几矣。冤哉冤哉。

朔望分阴阳者。初一日为死魄。阴极阳生。初三日而朏。十三日而几望。十五则盈矣。渐至二十已后。月廓空虚。海水东流。人身气血亦随之。女人之经水。期月而满。满则溢。阴极而少阳生。始能受孕。故望以前属阳。

阳病则昼重而夜轻。阳气与病气交旺也。阴病则昼轻而夜重。阴气与病气交旺也。若夫阳虚病则昼轻。阴虚病则夜轻。阴阳各归其分也。治之者既定其时。以证其病。若未发之时。当迎而夺之。如孙子之用兵。在山谷则塞渊泉。在水陆则把渡口。若正发之时。当避其锐锋。若势已杀。当击其惰归。恐曠日迟久。反生他患也。至于或昼或夜。时作时止。不时而动。是纯虚之证。又不拘于昼夜之定候。当广服补药。以养其正。如在平川广漠。当清野千里。又以十二时。分配五脏六腑。自子至午。行阳之分。自午至亥。行阴之分。仲景云。少阴之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乘此阳道方亨之时而投之。药易以入。故仲景伤寒论中。逐时分治。不可不考。

年月日时。皆当各分阴阳。此其大略也。独甲子运气。内经虽备言之。往往不验。当时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本时为始。统纪其数如此。未必能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日时为历元也。内经特明气运有如许之异。民病亦有如许之别如此。读内经者。不可执泥。譬如大明统历。选择已定。可信乎。不可信乎。

阳一而实。阴二而虚。盖阴之二。从阳一所分。故曰乘全体。月有盈亏。人之初生。纯阳无阴。赖其母厥阴乳哺。而阴始生。是以男子至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绝。女子至二七。而经始行。四十九而经已绝。人身之阴。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况嗜欲者多。节欲者少。故自幼至老。补阴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阴字指阴精而言。不是泛言阴血。今之以四物汤补阴者误也。王节斋云。水虚成病者。十之八九。火虚成病者。十之一二。微得其意矣。褚侍中云。男子阴已耗。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如淋。阳已痿而复竭之。则大小便卒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玩褚王二公之言。阴中有水有火。水虚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未有精泄已虚。而元阳能独全者。况阴阳互为其根。议补阴者。须以阳为主。盖无阳则阴无以生也。

男子抱阳而負阴。女子抱阴而負阳。人身臂中分阴阳左右。男子右属火而为气。左属水而为血。女子右属水。而左属火。凡人半肢风者。男子多患左。女子多患右。岂非水不能营耶。

此皆泛言阴阳之理。有根阴根阳之妙。不穷其根。阴阳或几乎息矣。談阴阳者。俱曰气血。是矣。詎知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血之根。盖观之天地間。日为火之精。故气随之。月为水之精。故潮随之。然此阴阳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稟行。夜夜复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离。惟共同出一根。而不相离也。故阴阳又各互为其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从阳而引阴。从阴而引阳。各求其属而穷其根也。世人但知气血为阴阳。而不知水火为阴阳之根。能知水火为阴阳。而誤認心肾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試观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见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临于天地間者。非真阴真阳乎。人身心肝脾肺肾五行俱存。而所以运行于五脏六腑之間者。何物乎。有无形之相火行阳二十五度。无形之肾水行阴二十五度。而其根則原于先天太极之真。此所以为真也。一属有形。俱为后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叶所由以生者也。

既有真阴真阳。何謂假阴假阳。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热发燥口渴舌燥。非阳証乎。余視其面色赤。此戴阳也。切其脉。尺弱而无力。寸关豁大而无倫。此系阴盛于下。逼阳于上。假阳之証。余以假寒之药。从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恶寒身不离复衣。手足厥冷。非阴証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脉涩。按之細数而有力。此系假寒之証。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余以辛凉之剂。温而行之。一汗而愈。凡此皆因真气之不固。故假者得以乱其真。假阳者。不足而示之有余也。假阴者。有余而示之不足也。既已識其假矣。而无术以投其所欲。彼亦捍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异其終則同。可使去邪。而归于正矣。

有偏阴偏阳者。此气稟也。太阳之人。虽冬月身不須綿。口常飲水。色欲无度。大便数日一行。芩連梔柏大黃芒硝。恬不知怪。太阴之人。虽暑月不离复衣。食飲稍凉。便觉腹痛泄泻。参朮姜桂。时不絕口。一有欲事。呻吟不已。此兩等人者。各稟阴阳之一偏者也。与

之談醫。各執其性之一偏而目為全體。常試而漫為之。虽与之言。必不見信。是則偏之為害。而誤人多矣。今之為醫者。鑒其偏之弊。而制為不寒不熱之方。舉世宗之。以為醫中王道。豈知人之受病。以偏得之。感于寒則偏于寒。感于熱則偏于熱。以不寒不熱之劑投之。何以補其偏而救其弊哉。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此方士之繩墨也。然而苦寒頻述。而積熱彌熾。辛熱比年。而沉寒益滋者何耶。此不知陰陽之屬也。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斯理也。惟王太仆能究之。注云。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熱之不熱。是无火也。无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无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自玄達至理于繩墨之外。而開萬世醫學之源也。

陰陽者虛名也。水火者實體也。寒熱者。天下之淫氣也。水火者。人之真元也。淫氣湊疾。可以寒熱藥施之。真元致病。即以水火之真調之。然不求其屬。投之不入。先天水火。原屬同宮。火以水為主。水以火為原。故取之陰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陽者。水中尋火。其明不熄。斯大寒大熱之病。得其平矣。偏寒偏熱之士。不可與言也。至于高世立言之士。猶誤認水火為心腎。无怪乎后人之懵懵也。

五行論

以木火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腎。相生相克。素知之矣。諸書有云。五行惟一。獨火有二。此言似是而非。論五行俱各有二。奚獨一火哉。若論其至。五行各有五。五五二十五。五行各具一太極。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今以五行之陰陽生死言之。木有甲木屬陽。乙木屬陰。人身之胆是甲木。屬足少陽。肝是乙木。屬足厥陰。甲木生于亥而死于午。乙木生于午而死于亥。火有丙火屬陽。丁火屬陰。人身之相火屬手少陽。心火屬手少陰。丙火生于寅而死于酉。丁火生于酉而死于寅。水有壬水屬陽。癸水屬陰。人身之腎水屬足少陰。膀胱屬足太陽。壬水生于申而死于卯。癸水生于卯而死于申。土有戊土屬陽。己土屬陰。人身之胃土屬足陽明。脾土屬足太陰。戊土生于寅而死于酉。己土生于酉而死于寅。金有庚金屬陽。辛金屬陰。人身之肺金屬手太陰。大腸金屬手陽明。庚金生于巳而死于子。辛金

生于子而死于巳。欲察病情者。专以时日之生旺休囚。而驗其阴阳之属。如胆火旺。則寅卯旺而午未衰。肝火旺。則午未甚而亥子衰。五行各以其类推之。

独土金随母寄生。故欲补土金者。从寄生处而补其母。是以东垣有隔二之治。是从母也。有隔三之治。又从母之外家也。土金惟寄生。故其死为真死。惟水火从真生。故其死不死。絕处逢生矣。归庫者。絕其生气而收藏也。返魂者。續其死气而变化也。况水火随处有生机。钻木可取。击石可取。圓珠可取。方諸取水。掘地取水。承露取水。若金死不救。土死不救。木死不救。是以余于五行中。独重水火。而其生克之妙用。又从先天之根。而与世論不同。

近世人皆曰。水克火。而余独曰水养火。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余独曰水生金。世人皆曰土克水。而余独于水中补土。世人皆曰木克土。而余独升木以培土。若此之論。顛倒拂常。誰則信之。詎知君相二火。以腎为宮。水克火者。后天有形之水火也。水养火者。先天无形之水火也。海中之金。未出沙土。不經鍛煉。不畏火。不克木。此黃鍾根本。人之声音。出自肺金。清浊輕重。丹田所系。不求其原。徒事于肺。抑末也。今之言补肺者。人參黃芪。清肺者。黃芩麦冬。斂肺者。五味訶子。泻肺者。葶藶枳壳。病之輕者。豈无一效。若本源亏损。毫不相干。盖人肺金之气。夜卧則归藏于腎水之中。丹家謂之母藏子宫。子隱母胎。此一脏名曰嬌脏。畏热畏寒。腎中有火。則金畏火刑而不敢归。腎中无火。則水冷金寒而不敢归。或为喘脹。或为咳嗽。或为不寐。或为不食。如丧家之狗。斯时也。欲补土母以益子。喘脹愈甚。清之泻之。肺气日消。死期迫矣。惟收斂者。仅似有理。然不得其門。从何而入。仁斋直指云。肺出气也。腎納气也。肺为气之主。腎为气之本。凡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气归元也。毋徒从事于肺。或壮水之主。或益火之原。火向水中生矣。

若夫土者。随火寄生。即当随火而补。然而补火。有至妙之理。阳明胃土。随少阴心火而生。故补胃土者补心火。而归脾湯一方。又从火之外家而补之。俾木生火。火生土也。太阴脾土。随少阳相火而生。故补脾土者。补相火。而八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济而蒸腐之。此一理也至理也。人所不知。人所不信。余特申言之。盖混沌之初。一

气而已。何尝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处始为土。此后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其坚者为石。而最坚者为金。可见水土金。先天之一原也。又有补子之义。盖肺为土之子。先补其子。使子不食母之乳。其母不衰。亦见金生土之义。又有化生之妙。不可不知。甲木戊土所畏。畏其所胜。不得已以己妹嫁之。配为夫妇。后归外氏成家。此甲己化土。其間遇龙則化。不遇龙則不化。凡化物以龙为主。張仲景立建中湯。以健脾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芍药味酸属甲木。土曰稼穡。稼穡作甘。甘草味甘属己土。酸甘相合。甲己化土。又加肉桂。盖桂属龙火。使助其化也。仲景立方之妙类如此。又以见木生土之义。盖土无定位。旺于四季。四季俱有生理故及之。至于木也者。以其克土。举世欲伐之。余意以为木借土生。岂有反克之理。惟木郁于下。故其根下克。盖木气者。乃生生之气。始于东方。盖不观之为政者。首重农事。先祀芒神。芒神者木气也。春升之气也。阳气也。元气也。胃气也。同出而异名也。我知种树而已。雨以润之。风以散之。日以暄之。使得遂其发生长养之天耳。及其发达既久。生意已竭。又当斂其生生之气。而归于水土之中。以为来春发生之本。焉有伐之之理。此东垣脾胃論中用升柴以疏木气。諄諄言之詳也。但未及雨润风散。与夫归根复命之理。余于木郁論中备言之。总之申明五行之妙用。专重水火耳。

論五行各有五

以火言之。有阳火。有阴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阳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于寅而死于酉。阴火者。炳烛之火。生于酉而死于寅。此对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龙雷之火。无形而有声。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熾。见于季春而伏于季秋。原夫龙雷之见者。以五月一阴生。水底冷而天上热。龙为阳物。故随阳而上升。至冬一阳来复。故龙亦随阳下伏。雷亦收声。人身肾中相火。亦犹是也。平日不能节欲。以致命門火衰。肾中阴盛。龙火无藏身之位。故游于上而不归。是以上焦煩热咳嗽等証。善治者。以温肾之药。从其性而引之归原。使行秋冬阳伏之令。而龙归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阴虚火衰者。以黄柏知母为君。而愈寒其肾。益速其毙。良可悲哉。若有阴虚火旺者。此肾水干枯而火偏

盛。宜补水以配火。亦不宜苦寒之品以灭火。壮水之主。以鎮阳光。正謂此也。如灯烛火。亦阴火也。須以膏油养之。不得杂一滴寒水。得水即灭矣。独有天上火入于人身。如河間所論六气暑热之病。及伤暑中暑之疾。可以凉水沃之。可以苦寒解之。其余炉中火者。乃灰土中无焰之火。得木則烟。見湿則灭。須以炭培。实以温燼。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温养其火。而火自退。經曰。劳者温之。損者温之。甘能除大热。温能除大热。此之謂也。

空中之火。附于木中。以常有坎水滋养。故火不外見。惟干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遏。力穷方止。人身肝火內熾。郁悶煩躁。須以辛凉之品发达之。經曰。木郁則达之。火郁則发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药下之。則愈郁矣。热药投之。則愈熾矣。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矿。或五金埋瘞之处。夜必有火光。此金郁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辉发見于外。人身皮毛空窍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气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也故也。經曰。东方木实。因西方金虛也。补北方之水。即所以泻南方之火。虽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无余蘊矣。

以水言之。有阳水。有阴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阳水者。坎水也。气也。希夷先生阴阳消息論曰。坎以一阳陷于二阴。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盖潤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云。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云。水泉动。是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謂之火中之水可也。謂之土中之水可也。阴水者。兌澤也。形也。一阴上彻于二阳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万物。下降为資生之利澤。在上即可謂雨露之水。在下即为大溪之水。人之飲食入胃。命門之火。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上熏于肺。肺通百脉。水精四布。五經并行。上达皮毛。为汗为涕为唾为津。下濡膀胱。为便为液。至于血亦水也。以其随相火而行。故其色独紅。周而复始。滾滾不竭。在上即可为天河水。在下即为长流水。始于西北天門。終于东南地戶。正所謂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复回。故黄河海水。皆同色也。

金中之水。矿中之水銀是也。在人身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宝也。木中水者。巽木入于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人身

足下有涌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潜行之道。凡津液潤布于皮肤之内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之不同。总之归于大海。天地之水。以海为宗。人身之水。以肾为源。而其所以能昼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气为太极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經曰。紀于水火。余气可知。

卷 之 二

主 客 辨 疑

中 風 論

王安道中风辨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举。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风呼之。而方书以中风治之。余考諸內經。則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癰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举者。并无所論。止有偏枯一論而已。及观千金方。則引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痹。三曰风瘕。四曰风痺。金匱要略中风篇云。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虛。絡脉空虛。賊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緩。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絡。肌狀不仁。邪在于經。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識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沫。由是观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証。固为因风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风八风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刘河間李东垣朱彥修三子者出。所論始与昔人异矣。河間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彥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虛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予观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視為中风而立論。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三子之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暴死之証。与风何相干哉。

如內經所謂三陰三陽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亦未尝必因于风而后然也。夫风火气湿之殊。望聞問切之間。岂无所辨乎。辨之为风。則从昔人以治之。辨之为火气湿。則从三子以治之。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当矣。惟其以因火因气因湿之証。强引风而合論之。所以眞伪不分而名实相紊。若以因火因气因湿証分出之。則眞中风病彰矣。

王氏之論甚妙。但类中风与眞中风并論。无輕重緩急之分。亦不能无弊。愚意邪之所凑。其气必虛。內伤者間而有之間字。当作五百年間出之間。当专主虛論。不必兼风。河間东垣各发前人所未发。至为精妙。但有論无方。后人何所依从。而彥修以阴虛立論。亦发前人所未发。惜乎以气血湿痰为主。而不及眞阴。不能无遺弊于后世焉。

东垣云。有中风者。卒然昏愎。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蹇涩等証。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証。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者。則間而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耳。

观东垣之論。当以气虛为主。縱有风邪。亦是乘虛而襲。經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虛是也。当此之时。岂寻常药餌能通达于上下哉。急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即苏。夫三生飲乃行經治痰之剂。斬关夺旗之将。每服必用人參兩許。駕驅其邪。而补助眞气。否則不惟无益。适以取敗。观先哲用芪附參附。其义可見矣。若遺尿手撒口开鼾睡为不治。然用前药。多有得生者。不可不知。

河間曰。所謂中风瘫痪者。非为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于风。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阴虛阳实。而热气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夫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

观刘氏之論。則以风为末。而以火为本。世之尊刘氏者。专以为刘氏主火之說。殊不知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刘氏原以补腎为本。观其地黄飲子之方可見矣。故治中风。又当以眞阴虛

为本。

注云。舌喑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謂少阴气厥不至。急当温之。名曰辨証。

但阴虛有二。有阴中之水虛。有阴中之火虛。火虛者专以河間地黄飲子为主。水虛者。又当以六味地黄为主。果是水虛。則辛热之药。与参芪之品。俱不可加。

河間东垣专治本而不治风。可为至当不易之論。学者必須以阴虛阳虛为主。自后世医书杂出。而使后学狐疑不决。丹溪纂要曰。有气虛。有血虛。有湿痰。左手脉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湯补血之剂为主。而加以竹瀝姜汁。右手脉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补气之剂。而佐以竹瀝姜汁。如气血兩虛。而挟痰盛者。以八物湯为主。而加南星半夏竹瀝姜汁之类。丹溪之論。平正通达。宜世之人盛宗之。但持此以治中风。而多不效。或少延而久必斃。何也。盖治气血痰之标。而不治气血痰之本也。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干也。人之气血。营养乎四肢也。犹木之浆水。灌溉乎枝叶也。木有枝叶。必有根本。人之气血。岂无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迁延不死者。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边之枝干先萎耳。人有形容肥壮。忽然倒仆。而即斃者。如木之根本已絕。其枝叶虽滋荣。犹枯楊生华。何可久也。忽遇大风而摧折矣。观此則根本之論明矣。然所謂气血之根本者何。盖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气之根。而火与水之总根。兩腎間动气是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源。呼吸之門。三焦之根。又名守邪之神。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則机息。根于外者名曰气立。气止則化絕。今人纵情嗜欲。以致腎气虛衰。根先絕矣。一或内伤劳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触。皆能卒中。此阴虛阳暴絕也。須以参附大剂。峻补其阳。繼以地黄丸十补丸之类。填实真阴。又有心火暴甚。腎水虛衰。又兼之五志过极。以致心神昏悶。卒倒无知。其手足牵掣。口眼喎斜。乃水不能荣筋急而纵也。俗云风者。乃风淫末疾之假象。风自火出也。須以河間地黄飲子。峻补其阴。繼以人参麦門冬五味之类。滋其化源。此根阳根阴之至論也。若夫所謂痰者。凡人将死之时。必有痰。何独中风为然。要之痰从何处来。痰者水也。其原出于腎。張仲景曰。气虛痰泛。以腎气丸补而逐

之。觀此凡治中風者。既以前法治其根本。則痰者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時痰涎壅盛。湯藥不入。少用稀涎散之類。使喉咽疏通。能進湯液即止。若欲必盡攻其痰。頃刻立斃矣。戒之哉。戒之哉。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為主。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无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軟弱麻痺。小便或澀或自遺。果屬氣乎。屬血乎。此亦足三陰之虛証也。不可不知。

經曰。胃脈沉鼓澀。胃外鼓大。心脈小緊急。皆得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暗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暗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蓋胃與脾為表里。陰陽异位。更實更虛。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是故胃陽虛。則內從于脾。內從于脾。則脾之陰盛。故胃脈沉鼓澀也。澀為多血少氣。胃之陽盛。則脾之陰虛。虛則不得與陽主內。反歡其胃。越出于部分之外。故胃脈鼓大于臂外也。大為多氣少血。心者元陽君主宅之。生血生脈。因元陽不足。陰寒乘之。故心脈小緊急。小者陽不足也。緊急者陰寒之邪也。夫如是心胃脾三脈。凡有其一。即為偏枯者何也。蓋心是天真神機開發之本。胃是谷氣充大真氣之標。標本相得。則胸膈間之膻中氣海。所留宗氣盈溢。分布四臟三焦。上下中外。无不周遍。若標本相失。則不能致其氣于氣海。而宗氣散矣。故分布不周于經脈。則偏枯。不周于五臟則暗。即此言之。是一條。可為後之諸言偏枯者綱領也。未有不因真氣不周而病者也。

乾坤生氣云。凡人有手足漸覺不遂。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痺不仁。或口眼歪斜。語言蹇澀。或胸膈迷悶。吐痰相續。或六脈弦滑而虛軟無力。虽未至于倒仆。其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決矣。須預防之。愚謂預防之理。當節飲食。戒七情。遠房事。此至要者也。如欲服餌預防。須察其脈証之虛實。如兩尺虛衰者。以六味地黃八味地黃。培補肝腎。如寸關虛弱者。以六君子十全大補之類。急補脾肺。才有補益。若以搜風順氣。及清氣化痰等藥。適所以招風取中也。不可不知。

岐伯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而痛也。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枝幹先萎者是也。言不變。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間。巨針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二曰風痺。謂身无疼痛。四肢不收也。如痿痺是也。痺者坦也。筋脉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痿者渙也。血氣渙散而无用也。志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三曰風癱。謂奄然忽不知人也。咽中塞窒。舌強不能言。則是急中風。而其候也。發汗身軟者生。若汗不出。身硬唇干者死。視其鼻。人中左右上下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四曰風痺。謂諸痺。類風狀也。經曰。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曰痛痺。筋骨掣痛。曰著痺。著而不行。曰行痺。走注疼痛。曰周痺。身疼痛。又曰行痺屬風。痛痺屬寒。著痺屬濕。如正氣不足之証。只補正氣。不必祛邪。如邪氣有餘。若痺証之類。虽以正氣為主。不可不少用祛邪之法。如易老天麻丸之類。

口眼喎斜

靈樞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顙筋有寒。則急而口喎。熱則筋弛。縱緩不能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于左者。左寒而右熱。偏于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于右。右中寒。則迫熱于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

口之喎。灸以地倉。目之斜。灸以承泣。苟不效。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氣為風邪所陷。故宜灸。經曰。陷下則灸之是也。

惟外中風邪者。方有喎斜等証。若夫熱則生風者。不可謂盡得病于窗隙之風。縱有喎斜等証。乃假象也。亦不甚。蓋火勝則金衰。金衰則木盛。木盛則生風。惟潤燥則風自息。不必用前灸法。

素問曰。諸風掉眩支痛強直筋縮。為厥陰風木之氣。自大寒至小滿。風木君火二氣之位。風主動。善行數變。木旺生火。風火屬陽。多為兼化。且陽明燥金。主于緊斂縮勁。風木為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謂已極過。則反似勝己之化。故木極似金。況風能勝濕而為燥。風病勢甚而成筋縮燥之甚也。此等証候。正所謂風淫所勝。治以清涼者也。不宜用桂附。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之的方。即麻黃桂枝湯之變方也。其間隨六經之形証。逐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如太陽無汗。于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有汗惡風。于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于本方中加石膏知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于本方中加葛根桂枝黃芩。如太陽無汗身涼。于本方中加附子干姜甘草。少陰經中有汗無熱。于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証。六經混淆。系于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系六經有余之表証。須從汗解。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方終不可輕用也。

許學士云。氣中者。因七情所傷。

經曰。神傷于思慮則肉脫。意傷于忧愁則肢廢。魂傷于悲哀則筋攣。魄傷于喜樂則衰槁。志傷于盛怒則腰脊重。難俯仰也。又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故忧愁不已。氣多厥逆。牙關緊急。若作中風誤治殺人多矣。蓋中風者。身溫且多痰涎。中氣者。身涼而無痰涎。宜蘇合香丸灌之即蘇。經曰。無故而暗脈不至者。雖不治自已。謂氣暴逆也。氣復自愈。

王節齋云。飲食過傷。變為異常急暴之病。人所不識。多有飲食醉飽之后。或感風寒。或著氣惱。食填太陰胃氣不行。須臾厥逆。昏迷不省。若誤作中風中氣治之立斃。惟以陰陽淡鹽湯探吐之。食出即愈。經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詳見格致余論木郁則達之條下。已上二條論。當與厥門互看。

有一等形体肥胖。平素善飲。忽一日舌本硬強。語言不清。口眼喎斜。痰氣上涌。肢體不遂。此肥人多中。以氣盛于外而歉于內也。兼之酒飲濕熱之証。須用六君子加煨葛根山梔神曲而治之。

有一人久病滯下。忽一日昏仆。目上視。漫注而汗瀉。脈无倫。丹溪先生曰。此陰虛陽暴絕也。得之病后而酒且內。急治人參膏。而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动。又頃之唇動。參膏成三飲之而蘇。后服盡數斤而愈。予觀此。凡人大病后。及婦人產后。多有此証。不可不知。

按丹田气海与肾脉相通。人于有生之初。先生命門。胞系在脐。故气海丹田。实为生气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故灸而效。

有一妇人先胸胁胀痛。后四肢不收。自汗如雨。小便自遺。大便不实。口紧目瞤。飲食頗进。十余日。或以为中脏甚忧。請薛立斋先生視之。曰非也。若风既中脏。眞气既脱。恶証既見。禍在反掌。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脉左三部洪数。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气否塞也。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养筋也。自汗不止。肝經血热。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热甚。阴挺失职也。大便不实。肝木熾盛克脾土也。遂用犀角散四剂。諸証頓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調理而安。后因郁怒。前証复作。兼发热嘔吐。飲食少思。月經不止。此木盛克土而脾不能摄血也。用加味归脾为主。佐以逍遙散而愈。后每遇怒。或睡中手足搐搦。复用前药即愈。

唐柳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欲脱。群医束手相視。許胤宗曰。是餌阳药无及矣。即以黄芪防风煮湯数十斛。置床下。气騰騰如雾熏薄之。是夕語。更药之而起。

卢州王守道风噤不能語。王克明令熾炭燒地。上洒以药。置病者于其上。須臾小苏。

已上二法。病至垂絕。湯液不及。亦治法之变者也。

有人平居无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动摇。默默不知人。目闭不能开。口噤不能言。或微知人。恶聞人声。但如眩冒。移时方寤。此由出汗过多。血少气并于血。阳独上而不下。气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气过血还。阴阳复通。故移时方寤。名曰郁冒。亦名血厥。妇人多有之。宜白薇湯合公散。

厥

此厥与伤寒二厥不同。不可不知分辨。

阳气衰乏者。阴必凑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名曰寒厥。是寒逆于下也。宜六物附子湯主之。阴退则阳进。故阴气衰于下。则阳往凑之。故令人足下热也。热甚则循三阴而上逆。謂之热厥。宜六味地黄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则火起于肝。载血上行。故令血菀于上。是血气乱于胸中。相薄而厥逆也。謂之薄厥。宜蒲黄湯主之。諸

动属阳。故煩勞則扰乎阳。而阳气張大。阳气張大。則勞火亢矣。火炎則水干。故令精絕。是以迁延辟伏至于夏月。内外皆热。水益亏而火益亢。孤阳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宜人参固本丸主之。五尸之气。暴注于人。乱人阴阳气血。上有絕阳之絡。下有破阴之紐。形气相离。不相順接。故令暴厥如死。名曰尸厥。宜二十四味流气飲、苏合香丸主之。寒痰迷悶。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宜姜附湯主之。胃寒即吐蛔虫。名曰蛔厥。宜烏梅丸加理中湯主之。气为人身之阳。一有拂郁。則阳气不能四达。故令手足厥冷。与中风相似。但中风身温。中气身冷耳。名曰气厥。宜八味順气散主之。

余按常病阳厥补阴。壮水之主。阴厥补阳。益火之源。此阴厥阳厥。与伤寒之阴阳二厥不同。伤寒阳厥。用推陈致新之法。阴厥則用附子理中。冰炭殊涂。死生反掌。慎之哉。慎之哉。

伤 寒 論

伤寒专祖仲景。凡讀仲景书。須將伤寒与中寒。分为兩門。始易以通曉。为因年久殘缺。补遺注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历代考正者漸明。逮陶节庵六书吳綬蘊要二书刊行。而伤寒之理始著。余于至理。未暇詳辨。先将伤寒中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阴阳二証混乱。夫伤寒治之。得其綱領不难也。若求之多歧。則支离矣。先以阳証言之。夫既云伤寒。則寒邪自外人内而伤之也。其人則有淺深次第。自表达里。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风寒之初入。必先太阳寒水之經。便有恶风恶寒头痛脊痛之証。寒郁皮毛。是为表証。若在他經。則无此証矣。脉若浮紧无汗为伤寒。以麻黃湯发之。得汗为解。浮緩有汗为伤风。用桂枝湯散邪。汗止为解。若无头疼恶寒。脉又不浮。此为表証罢而在中。中者何。表里之間也。乃阳明少阳之分。脉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間。謂皮肤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长。即阳明脉也。外証鼻干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脉弦而数。少阳脉也。其証胁痛耳聾。寒热往来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盖阳明少阳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恶寒尚在表。虽入中还当兼散邪。过此为邪入里。为实热。脉不浮不沉。沉則按之筋骨之間方是。若脉沉实有力。外証不恶风寒。而反恶热譫

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里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以陰証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栗踡卧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而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沉遲無力。此為陰証。不從陽經傳入熱証治例。更當看外証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姜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而后入臟腑。初虽惡寒發熱而終為熱証。其人必素有火者。中寒者。直入臟腑。始終惡寒。而并无發熱等証。其人必无火者。一則發表攻里。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于中而使后人疑誤耶。

寒傷榮。風傷衛。衛陽也。風亦陽也。陽從陽之類。故風能傷衛。血陰也。寒亦陰也。陰從陰之類。故寒能傷榮。辛甘發散為陽。風宜辛散。寒宜甘發。桂枝辛而熱者。故能發散衛中之風邪。麻黃甘而熱者。故能發散血中之寒邪。又桂枝麻黃。氣味俱輕。陽中之陽。故能入太陽經。散皮膚間之風寒也。此二方者。乃治冬月正傷寒之的方。霜降后至春分前。此時太陽寒水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水之氣。乘虛而客入于太陽經。同氣相求。故易以傷也。仲景特以桑氣最重。故詳言之。其餘時月則无傷寒。則二方不可用也。今人醫牌上多書治四時傷寒。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活人言頭痛如破者。連須葱白湯。不可便與升麻葛根湯。恐太陽流入陽明。是太陽邪氣引入陽明。不能解也。未至少陽者。不可便與柴胡湯。如有惡寒証。本方加麻黃。惡風加桂枝。如正陽明腑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太陽經表之表也。行身之背。陽明經表之里也。行身之前。少陽經半表半里也。行乎兩脇之旁。過此則少陰太陰厥陰俱入臟而為里。

大凡傷寒邪熱傳里結實。須看熱氣淺深用藥。今之醫不分當急下可少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下之。因茲枉死者多矣。余謂傷寒之邪。傳來非一。治之則殊耳。病有三焦俱傷者。則痞滿燥實堅俱全。宜大承氣湯。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咸寒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邪在中焦。則有燥實堅三証。故用調胃承氣湯。以甘草和中。芒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實厚朴。恐傷上焦元氣。調胃之名。由此立矣。上

焦受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湯。枳實厚朴之能除痞。大黃之泄實。去芒硝不傷下焦真陰。謂不伐其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証尙未除。而里証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得以此湯通表里而緩治之。尤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亦宜用此。故經云。轉藥孰緊。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柴胡又次之。其大柴胡加芒硝。方得轉藥。蓋為病輕者設也。仲景云。蕩滌傷寒熱積。皆用湯藥。切不宜用丸藥。不可不知。如欲用此三方。須以手按病人。自胸至小腹。果有硬處。手不可近。方敢下手。然其至妙處。尤須辨舌之燥滑若何。此金鏡錄三十六舌。不可不細玩也。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証受寒。即真陰証。非從陽經傳來。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于陽也。無熱惡寒者。發于陰也。治宜四逆湯。腹滿腹痛。皆是陰症。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若自利腹痛。小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陰毒病。手足指甲皆青。脈沉細而急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陰毒甘草湯。臍中蔥熨。氣海關元著艾。可灸二三百壯。乃用溫和補氣之藥。通其內外。以復陽氣。若俱不效。死証也。

已上皆真陰証。人皆知之。至于反常。則不易曉。有發熱面赤。煩躁揭去衣被。飲冷脈大。誤為陽証投寒藥。死者多矣。必須凭脈下藥。不問浮沉大小。但指下無力。按至筋骨。全無力者。必有伏陰。不可與涼藥。若已曾服過涼藥。脈必鼓指而有力。脈又難凭矣。若一應茶湯。及寒熱藥俱吐者。此陰盛格陽。急用白通湯。加人尿胆汁。以通拒格之寒。所以仲景傷寒論中。傳經與直中并論者。正謂有陽証似陰。陰証似陽。所宜詳辨。但年久散亂。后人誤相補集。致使不明。如太陽証頭痛發熱。當脈浮而反沉。又似少陰矣。故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如少陰証脈沉。應無熱。而反發熱者。又似太陽矣。須用干姜附子甘草湯。如陰証四肢厥逆。而陽証亦有厥逆者。此四逆湯與四逆散不同。又如陰証下利。而陽証又有漏底者。此理中湯與黃龍湯不同。若此之類。疑似難明。幸陶節庵六書。已明分矣。予又有說焉。

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杀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杀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陽不明。而杀人亦多矣。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一間字当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无外感也。東垣脾胃論。与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發熱等証。俱是內傷。悉类傷寒。切戒汗下。以为內傷多。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为主。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兼傷風者。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實万世无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陰虛發熱之一門也。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与傷寒无异。反不及論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書法已窮。奈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于陰虛發熱者。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躁。与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燥極。或欲飲而反吐。即以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咽即愈。予嘗以此活人多矣。敢以私秘乎。因制補天要論一卷。以補前人之不迨。所望于高明者。再加裁奪。幸甚幸甚。且舉傷寒口渴一証言之。邪熱入于胃腑。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干。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与。不可多与。并无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苓連知柏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无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証乎。既成燥實堅之証。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权宜之伯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陶氏以六乙順氣湯代之。豈以二湯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況不愈者十之八九哉。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虽緩。其益无窮。況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証口渴煩躁。与傷寒无异。彼之承氣者。不过因亢則害。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予今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頃刻为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況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之后。万无可生之理。慎之慎之。吾为此惧。故于補天要論中詳言之。

陶节庵亦悟此理。有云自气而至血。血而复之气者。大承气湯下之。自血而之氣氣而复之血者。生地黄黃連湯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氣湯對子。又與三黃石膏湯相表里。是皆三焦胞絡虛火之用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湯降血中之火耳。陶以血為陰。故有此論。惜乎其不識真陰真陽之至理也。

合而言之。真知其為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真知其為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真知其為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真知其為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証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少誤。惟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

溫 病 論

夫傷寒二字。蓋冬時严寒而成殺厲之氣。觸冒之而即時病者。乃名傷寒。不即發者。寒毒藏于肌膚。至春變為溫。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既變為溫。則不得復言其為寒。不惡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經文也。其麻黃桂枝。為即病之傷寒設。與溫熱何與。受病之源雖同。所發之時則異。仲景治之。當別有方。緣皆遺失而無征。是以各家議論紛紛。至今未明也。劉守真謂欲用麻黃桂枝。必加涼藥于其中。以免發黃之病。張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藥中。加麻黃蒼朮。皆非也。蓋麻黃桂枝辛熱。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藥。不宜用于春夏之時。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湯。謂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羌活湯易老所制之方。乃治感四時不正之氣。如春宜溫而反寒。夏宜熱而反溫。秋宜涼而反熱。冬宜寒而反溫。又有春夏秋三時為暴寒所折。雖有惡寒發之証。不若冬時肅殺之氣為甚。故不必麻黃桂枝以散寒。惟宜辛涼之藥。通內外而解之。況此方須按六經加減之法。不可全用也。不若逍遙散為尤妙。真可一方代三方也。然則欲治溫病者。將如何。余有一法。請申而明之。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腎水干枯矣。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即發。而寒氣伏藏于肌膚。自冬至三四月。歷時既久。

火为寒郁。中藏亦久。将肾水熬煎枯竭。盖甲木阳木也。借癸水而生。肾水既枯。至此时强木旺。无以为发生滋潤之本。故发热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謂新邪喚出旧邪。非也。若复有所感。表又当恶寒矣。余以六味地黄滋其水。以柴胡辛凉之药舒其木郁。随手而应。此方活人者多矣。予又因此而推广之。凡冬时伤寒者。亦是郁火証。若其人无火。则为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肌肉而腑脏。今人皆曰寒邪傳里。寒变为热。既曰寒邪。何故入内而反为热。又何为而能变热耶。不知即是本身中之火。为寒所郁而不得泄。一步反归一步。日久则純热而无寒矣。所以用三黄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郁发之也。三承气即土郁则夺之。小柴胡湯木郁达之也。其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諸語。支离多歧。凡杂証有发热者。皆有头疼項强目痛鼻干胁痛口苦等証。何必拘为伤寒。局伤寒方以治之也。余于冬月正伤寒。独麻黄桂枝二方。作寒郁治。其余俱不恶寒者。作郁火治。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民医学正傳伤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伤寒。是郁病。余見之。不覺竊喜。以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內經。帝曰。人伤于寒。而傳为热何也。岐伯曰。寒气外凝内郁之理。腠理坚致。玄府閉密。則气不宣通。湿气内結。中外相薄。寒盛热生。故人伤于寒。轉而为热。汗之則愈。則外凝内郁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伤寒为郁火者。不为无据矣。故特著郁論一篇。

論阳毒阴毒

金匱要略云。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如阳毒。升麻鳖甲湯并主之。

千金云。阳毒湯治伤寒一二日。变成阳毒。或服药吐下后。变成阳毒。身重腰脊背痛。煩悶不安。狂言或走。或見鬼神。或吐血下利。其脉浮。

鬱 病 論

內經曰。木郁則达之。火郁則发之。土郁則夺之。金郁則泄之。

水郁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注內經者。謂達之吐之也。令其條達也。發之汗之也。令其疏散也。奪之下之也。令其無壅凝也。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謂制其沖逆也。予謂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抑而不通之義。內經五法。為因五運之氣所乘而致郁。不必作憂郁之郁。憂乃七情之病。但憂亦在其中。丹溪先生云。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又制為六郁之論。立越鞠丸以治郁。曰氣曰濕曰熱曰痰曰血曰食。而以香附撫芎蒼朮。開郁利氣為主。謂氣郁而濕滯。濕滯而成熟。熱郁而成痰。痰滯而血不行。血滯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相因為病者也。此說出而內經之旨始晦。內經之旨。又因釋注之誤而復晦。此郁病之不明于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擴而充之。其于天下之病。思過半矣。且以注內經之誤言之。其曰達之謂吐之。吐中有發散之義。蓋凡木郁乃少陽胆經半表半里之病。多嘔酸吞酸証。雖吐亦有發散之益。但謂無害耳。焉可便以吐字該達字耶。達者暢茂調達之義。王安道曰。肝性急怒氣逆。脇肋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入中為飧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為飧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此王氏推廣達之之義甚好。火郁則發之。發之汗之也。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使勢窮則止。其實發與達不相遠。蓋火在木中。木郁則火郁。相因之理。達之即所以發之。即以達之之藥發之。無有不應者。但非汗之謂也。汗固能愈。然火郁于中。未有不蒸蒸汗出。須發之得其術耳。土郁奪之。謂下奪之。如中滿腹脹。勢甚而不能頓除者。非力輕之劑可愈。則用咸寒峻下之劑。以劫奪其勢而使之平。此下奪之義也。愚意謂奪不止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下部有脈。上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內經所謂高者因而越之。以吐為上奪。而衰其胃土之郁。亦無不可。素垣書引木郁于食填肺分。為金克木。何其牽強。金郁泄之。如肺氣膈滿。胸凭仰息。非解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只解表二字。足以盡泄金郁之義。不必更滲泄利小便。而滲利自在其中。況利小便是涉水郁之治法矣。獨水郁折之難解。愚意然調其氣四句。非總結上文也。乃為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說此四句。以申明之耳。然猶可也。水之郁而不通者。

可調其氣而愈。如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肺為腎水上源。凡水道不通者。升舉肺氣。使上竅通則下竅通。若水注之法。自然之理。其過者。淫溢于四肢。四肢浮腫。如水之汎濫。須折之以其畏也。蓋水之所畏者。土也。土衰不能制之。而寡于畏。故妄行。茲惟補其脾土。俾能制水。則水道自通。不利之利。即所謂瀉之也。如此說。則折字與瀉字。于上文接續。而折之之義益明矣。內經五法之注。乃出自張子和之注。非王啟玄舊文。故多誤。予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神而明之。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氣。即火氣。空中之火。附于木中。木郁則火亦郁于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郁則土自郁。土郁則金亦郁。金郁則水亦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唯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而諸郁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遙散是也。方中唯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蓋人身之胆木。乃甲木少陽之氣。氣尚柔嫩。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如被寒風一郁。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伸。不上伸則下克脾土。而金水并病矣。唯得溫風一吹。郁氣即暢達。蓋木喜風。風搖則舒暢。寒風則畏。溫風者。所謂吹面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柴胡薄荷辛而溫者。辛也故能发散。溫也故入少陽。古人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左金丸止黃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加吳茱萸氣燥。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后。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逍遙散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者。雨以潤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郁既舒。木不下克脾土。且土亦滋潤。無燥燄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豈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疟非疟。惡寒發熱嘔吐吞酸嘈雜。胸痛脇痛。小腹脹悶。頭暈盜汗。黃疸溫疫。疝氣飧泄等証。皆對証之方。推而傷風傷寒傷濕。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看。以逍遙散加減出入。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四逆散羌活湯。大同小異。然不若此方之響應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倘一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頻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証。此方不

宜复投。当改用温补之剂。如阳虚以四君子汤加温热药。阴虚者。则以六味汤中加温热药。其甚者。尤须寒因热用。少以冷药从之。用热药冷探之法。否则拒格不入。非惟无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逆从。玄机之士。不须予贅。

卷 之 三

絳雪丹書

血 症 論

客有問于余曰。失血一証。危急駭人。医疗鮮效。或暴来而頃刻即逝。或暫止而終亦必亡。敢問有一定之方。可获万全之利否。余曰。是未可以执一論也。請备言之。

凡血証。先分阴阳。有阴虚。有阳虚。阳虚补阳。阴虚补阴。此直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真阴真阳。阳根于阴。阴根于阳。真阳虚者。从阴引阳。真阴虚者。从阳引阴。复有假阴假阳。似是而非。多以誤人。此真假二字。曠世之所不講。举世之所未聞。在杂病不可不知。在血証为尤甚也。汝知之乎。

既分阴阳。又須分三因。风寒暑湿燥火外因也。过食生冷。好喫炙煇。醉飽无度。外之内也。喜怒忧思恐。内因也。劳心好色。内之内也。跌扑閃肭。伤重瘀蓄者。不内外因也。

既分三因。而必以吾身之阴阳为主。或阴虚而挟内外因也。或阳虚而挟内外因也。盖阴阳虚者。在我之正气虚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气有余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問其余。

客問曰。吐衄血者。从下炎上之火。暑热燥火。固宜有之。何得有风寒之証。曰此六淫之气。俱能伤人。暑热者十之一二。火燥者半。风寒者半。而火燥之后。卒又归于虚寒矣。

内經曰。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刑。民病血溢血泄。又曰少阳之复。火气内发。血溢血泄。是火气能使人失血也。而又云太阳

司天。寒淫所胜。血变于中。民病嘔血血泄。飧泄善悲。又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血见。是寒气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血见。是湿气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生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能使人失血者也。太阴司天之政。初之气。风湿相薄。民病血溢。是风湿相搏血溢也。又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民病反侧咳逆。甚而血溢。是燥气亦能使人血溢也。六气俱能使人血溢。何独火乎。况火有阴火阳火之不同。日月之火。与灯烛之火不同。釜中之火。与龙雷之火不同。又有五志过极之火。惊而动血者。火起于心。怒而动血者。火起于肝。忧而动血者。火起于肺。思而动血者。火起于脾。劳而动血者。火起于肾。能明乎火之一字。而于血之理。思过半矣。

刘河间先生。特以五运六气著火立论。故专用寒凉以治火。而后人宗之。不知河间之论。但欲与仲景伤寒论对辩。各发其所未发之旨耳。非通论种种不同之火也。自东垣先生出。而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始禁用寒凉。自丹溪先生出。而立阴虚火动之论。亦发前人所未发。可惜大补阴丸补阴丸二丸中。俱以黄柏知母为君。而寒凉之弊又盛行矣。嗟乎。丹溪之书不息。岐黄之道不著。余特撰阴阳五行之论。以申明火不可以水灭。药不可以寒攻也。

六淫中虽俱能病血。其中独寒气致病者居多。何也。盖寒伤荣。风伤卫。自然之理。又太阳寒水少阴肾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经先受。血亦水也。故经中之水与血。一得寒气。皆凝滞而不行。咳嗽带痰而出。问其人必恶寒。切其脉必紧。视其血中间。必有或紫或黑数点。此皆寒浮之验也。医者不詳审其証。便以为阴虚火动。而概用滋阴降火之剂。病日深而死日迫矣。余尝用麻黄桂枝汤而愈者数人。皆一服得微汗而愈。盖汗与血一物也。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余讀兰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备記以广其傳。

一貧者冬天居大室中。卧大热炕。得吐血。求治于余。余料此病大虛弱而有火。热在内。上气不足。阳气外虛。当补表之阳气。泻其里之虛热。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盖单薄。是重虛其阳。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于口。忆張仲景所著伤寒論中

一証。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遂成衄血。却以麻黃湯。立愈。

独有傷暑吐衄者。可用河間法。必審其証面垢口渴喜飲。干嘔腹痛或不痛。發熱或不發熱。其脈必虛大汗出者。黃連解毒湯主之。甚者白虎湯。

金匱方云。心氣不足。吐血衄血者。瀉心湯主之。大黃二兩。黃連黃芩各一兩。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此正謂手少陰心經之陰氣不足。本經之陽火亢甚。無所輔。肺肝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陰血妄行而飛越。故用大黃泄去亢甚之火。黃芩救肺。黃連救肝。使之和平。則陰血自復而歸經矣。

愚按暑傷心。心氣既虛。暑氣故乘而入之。心主血。故吐衄。心既虛而不能主血。恐不宜過用寒涼以瀉心。須以清暑益氣湯中。加丹皮生地。兼犀角地黃治之。蓋暑傷心。亦傷氣。其人必無氣以動。脈必虛。以參芪助氣。使氣能攝血。斯無弊也。

客問曰。既云須分陰陽。則吐衄血者。陰血受病。以四物湯補血是矣。參芪補氣。奚為用之。而復有謂陽虛補陽之說何耶。曰子正溺于世俗之淺見也。自王節齋制本草集要。有云陰虛吐血者。忌人參。服之則陽愈旺。而陰愈消。過服人參者死。自節齋一言。而世之受病治病者。無問陽虛陰虛而并棄之若砒毒矣。冤哉冤哉。蓋天地間之理。陽統乎陰。血隨乎氣。故治血必先理氣。血脫必先益氣。古人之妙用也。

凡內傷暴吐血不止。或勞力過度。其血妄行。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須臾不救即死。急用人參一兩或二兩為細末。入飛羅面一錢。新汲水調如稀糊。不拘時啜服。或用獨參湯亦可。古方純用補氣。不入血藥何也。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無形自能生有形也。若有真陰失守。虛陽泛上。亦大吐血。又須八味地黃湯固其真陰。以引火歸原。正不宜用人參。及火既引之而歸矣。人參又所不禁。陰陽不可不辨。而先后之分。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凡失血之后。必大發熱。名曰血虛發熱。古方立當歸補血湯。用黃芪一兩。當歸六錢。名曰補血。而以黃芪為主。陽旺能生陰血也。如丹溪于產後發熱。用參芪歸芍黑姜以佐之。或問曰。干姜辛熱。何

以用之。曰姜味辛。能引血藥入氣分。而生新血。神而明之。不明此理。見其大熱。六脈洪大。而誤用發散之劑。或以其象白虎湯証。而誤用白虎。立見危殆。慎之哉。

客又問曰。陽能統陰。聞命矣。傷寒吐血。亦聞命矣。然除傷寒外。或者寒涼之藥。不能不少加一二。以殺其火氣。至于辛熱之品。以火濟火。恐一入口而直沖不止。奈何。寧和平守中。以免謗怨。何如。若丹溪產后用干姜者。為有惡露凝留。故用之以化其瘀。未必可為典要也。余見先生治血証。不惟不用寒涼。而反常用大辛熱之藥。屢以奏功。不已霸乎。曰子之言。不讀古書。不窮至理。不圖活人之命者也。試檢古人已驗之名言以示之。

金匱方云。吐血不止。柏葉湯主之。柏葉干姜各二兩。艾三把。以水五升。取馬通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凡吐血不已。則氣血皆虛。虛則生寒。是故用柏葉。柏葉生而西向。乃稟兌金之氣而生。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婦之道和。則血得以歸藏于肝矣。故用是為君。干姜性熱。炒黑則止而不走。用補虛寒之血。艾葉之溫。能入內而不炎于上。可使陰陽之氣。反歸于里。以補其寒。用二味為佐。取馬通者為血生于心。心屬午。故用午魯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領而行為使。仲景治吐血准繩。可以觸類而長之。

仁齋直指云。血遇熱則宜流。故止血多用涼藥。然亦有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為守。榮氣虛散。血亦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耳。外必有虛冷之狀。法當溫中。使血自歸于經絡。可用理中湯加南木香。或干姜甘草湯。其效甚著。又有飲食傷胃。或胃虛不能傳化。其氣逆上。亦能吐衄。木香理中湯甘草干姜湯。出血諸証。每以胃藥收功。

曹氏必用方。吐血須煎干姜甘草作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无不愈者。若服生地黃藕汁竹茹。去生便遠。

三因方云。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脘。分別陰陽。安定氣血。按患人果身受寒氣。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歸經絡而妄行者。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白而夭。其脈必微遲。其身必清涼。不用姜桂而用涼血之劑。殆矣。臨病之工。宜詳審焉。

褚氏遺書云。喉有竅咳血傷人。腸有竅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治。

咳血不易医。飲溲溺百不一死。服寒涼百不一生。血虽阴类。运之者其阳和乎。玩阳和二字。褚氏深达阴阳之妙者矣。

海藏云。胸中聚集之殘火。腹里积久之太阴。上下隔絕。脉絡部分阴阳不通。用苦热以定于中。使辛热以行于外。升以甘温。降以辛潤。化严肃为春温。变凛冽为和气。汗而愈也。然余毒土苴。犹有存者。周身阳和。尙未泰然。胸中微燥而思凉飲。因食冷物服凉剂。阳气复消。余阴再作。脉退而小。弦細而迟。激而为衄血吐血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为便血溺血者有之。肾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鮮。此重沓寒湿化毒。凝泣水谷道路。浸潰而成。若見血証。不詳本末。便用凉折。变乃生矣。

客又問曰。吐血可用辛热。为扶阳抑阴。始聞命矣。然复有真阴、真阳之說。可得聞乎。答曰。世之言阴阳者。气血尽之矣。岂知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血之根乎。吾所謂水与火者。又非心与肾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无火之火。无形之水。流行于五脏六腑之間。惟其无形。故人莫得而知之。試觀之天。日为火之精。故气随之。月为水之精。故潮随之。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阳太阴为主。然此无形之火。又有一太极为之主宰。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无火之火。謂之元气。无形之水。謂之元精。俱寄于兩肾中間。故曰五脏之中。惟肾为真。此真水真火真阴真阳之說也。

又問曰。真阴真阳。与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为血。而不知血之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独血之水。随火而行。故其色独紅。肾中之真水干。則真火炎。血亦随火而沸騰矣。肾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无附而泛上矣。惟水火奠其位。而气血各順布焉。故以真阴真阳为要也。

又問曰。既是火之为害。正宜以水治之。而先生独曰火不可水灭。反欲用辛热何耶。曰子但知火之为火。而不知火有不同也。有天上之火。如暑月伤暑之病是也。方可以井水沃之。可以寒凉折之。若罐中之火。得水則灭。在人身即脾胃之火。脾胃之中无火。将以何者蒸腐水谷。而分温四体耶。至于相火者。龙雷之火。水中之火也。龙雷之火。得雨而益熾。惟太阳一照。而龙雷自息。及秋冬阳气伏藏。

而雷始收声。龙归大海矣。此火不可水灭。而用辛热之义也。当今方书亦知龙雷之火。不可水灭。不可直折。但其注皆曰黄柏知母之类是也。若是依旧。是水灭直折矣。誤天下蒼生者。此言也。哀哉。

又問曰。黄柏知母既所禁用。治之将何如。若与前所論。理中温中无异。法何必分真阴真阳乎。曰温中者。理中焦也。非下焦也。此系下焦兩腎中先天之真氣。与心肺脾胃后天有形之体。毫不相干。且干姜甘草当归等药。俱入不到腎經。惟仲景八味腎气丸斯为对証。腎中一水一火。地黄壮水之主。桂附益火之原。水火既济之道。盖阴虚火动者。若腎中寒冷。龙宮无可安之穴宅。不得已而游行于上。故血亦随火而妄行。今用桂附二味純阳之火。加于六味純阴水中。使腎中温暖。如冬月一阳来复于水土之中。龙雷之火。自然归就于原宅。不用寒凉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矣。若阴中水干而火炎者。去桂附而純用六味。以补水配火。血亦自安。亦不必去火。总之保火为主。此仲景二千余年之玄秘。岂后人可能笔削一字哉。△

客又問曰。假寒假热之說何如。曰此真病之状。惑者誤以为假也。經曰。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生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爭于中。民病血溢血泄。内經盖指人之脏腑而言。言少阴司天者。腎經也。凡腎經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热。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之假証。世人不識而为其所誤者多矣。吾独窺其微。而以假寒治之。所謂假对假也。但此証有二。有一等少阴伤寒之証。寒气自下腎經。而感小腹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面赤口渴不能飲水。胸中煩躁。此作少阴經外感伤寒看。須用仲景白通湯之法治之。一服即愈。不再作。又有一等真阴失守。命門火衰。火不归元。水盛而逼其浮游之火于上。上焦咳嗽气喘恶热面紅嘔吐痰涎出血。此系假阳之証。須用八味地黄。引火归元。茲二方俱用大热之药。倘有方无法。則上焦煩热正甚。复以热药投之。入口即吐矣。須以水探冷。假寒驅之。下咽之后。冷性既除。热性始发。因而嘔噦皆除。此加入尿猪胆汁于白通湯。下以通拒格之寒也。用八味湯者。亦复如是。倘一服寒凉。頃刻立死。慎之哉。

客曰。真假之說。至矣精矣。吾何以辨其为假而識之耶。又何以識其为伤寒与腎虛而辨之耶。曰此未可以易言也。将欲望而知之。

是但可以神遇。而不可以目遇也。将欲聞而知之。是可以气听。而不可以心符也。将欲問而知之。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傳也。将欲切而知之。得之心而应之手。巧則在其人。父不能傳之子也。若必欲言之。姑妄言乎。余辨之舌耳。凡有实热者。舌胎必燥而焦。甚則黑。假热者。舌虽有白胎而必滑。口虽渴而不能飲水。飲水不过一二口。甚者少頃亦吐出。面虽赤而色必嬌嫩。身作躁而欲坐卧于泥水中。此为辨也。伤寒者。寒从下受之。女人多有此証。大小便閉。一剂即愈。此暴病也。阴虛者。大小便俱利。吐痰必多。此阴虛火衰之极。不能以一二药愈。男女俱有之。縱使引得火归。又須以参芪补阳兼补阴。岁月調理。倘不节欲。終亦必亡而已。余所傳如此。此不过糟粕耳。所望于吾子者。得意而忘言。斯得之矣。

凡治血証。前后調理。須按三經用藥。心主血。脾裹血。肝藏血。归脾湯一方。三經之方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参芪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者。香先入脾。总欲使血归于脾。故曰归脾。有郁怒伤脾思慮伤脾者尤宜。火旺者加山梔丹皮。火衰者加丹皮肉桂。又有八味丸。以培先天之根。治无余法矣。

薛立斋遇星士張东谷談命时。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証。遇劳即发。余意此劳伤肺气。其血必散。視之果然。与补中益气湯。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远志。服之而愈。翌早請見。云服四物黃連山梔之类。血益多而倦益甚。得公一匕。吐血頓止。精神如故。何也。薛曰脾統血。肺主气。此劳伤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药。健脾肺之气。而嚙血归元耳。

一男子咳嗽吐血。热渴痰盛。盜汗遺精。用六味地黄料。加門冬五味治之愈。后因劳怒。忽吐紫血块。先用花蕊石散。化其紫血。又用独参湯漸愈。后劳則咳血一二口。脾肺腎三脉。皆洪数。用归脾湯六味丸而全愈。

一童子年十四。发热吐血。余謂宜补中益气。以滋化源。不信。用寒凉降火愈甚。始謂余曰。童子未室。何腎虛之有。参芪用之奚为。余述丹溪云。腎主閉藏。肝主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为物所感。則易于动。心动則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其精已暗耗。又褚氏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脏有

不滿之處。異口必有難狀之疾。遂與補中益氣六味地黃而瘥。

愚謂童子之証。須看先天父母之氣。而母氣為尤重。凡驚風痘疹。腎虛發熱。俱以母氣為主。如母有火者。其子必有火。母脾虛者。子必多脾病。母火衰者。子必從幼有腎虛証。如齒遲語遲行遲顙門開大腎疳等証。皆先天不足。從幼填補。亦有可復之天。不必如上所言暗泄。方有血証。

客問曰。吐血衄血。同是上炎之火。一出于口。一出于鼻。何也。

東垣云。衄血出于肺。从鼻中出也。嘔血出于胃。吐出成碗成盆也。咯唾血者。出于腎。血如紅縷。在痰中唾中。咳咯而出也。痰涎血者。出于脾。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而出也。

東垣論虽如此。然肺不特衄血。亦能咳血唾血。不特胃嘔血。肝亦嘔血。蓋肺主氣。肝藏血。肝血不藏。亂氣自兩脇中。逆而出之。然總之是腎水隨相火炎上之血也。腎主水。水化液為痰為唾為血。腎脉上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則俱病也。但衄血出于經。衄行清道。吐血出于胃。吐行濁道。喉與咽二管不同也。蓋經者走經之血。走而不守。隨氣而行。火氣急。故隨經直犯清道而出于鼻。其不出于鼻者。則為咳咯。从肺竅而出于咽也。胃者守營之血。守而不走。存于胃中。胃氣虛不能攝血。故令人嘔吐。从喉而出于口也。今人一見吐衄。便以犀角地黃為必用之藥。然耶否耶。曰犀角地黃乃是衄血之的方。若陰虛火動吐血與咳咯者。可以借用成功。若陽虛勞力及脾胃虛者。俱不宜。蓋犀水獸也。焚犀可以分水。可以通天。鼻衄之血。从任督而至巔頂。入鼻中。惟犀角能下入腎水。由腎脉而上引。地黃滋陰之品。故為對証。今方書中所載云。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犀角升麻氣味形性。迥不相同。何以代之。曰此又有說焉。蓋緣任冲二脉。附陽明胃經之脉。亦入鼻中。火郁于陽明而不得泄。因成衄者。故升麻可代。升麻陽明藥。非陽明經衄者。不可代。衄亦有陰虛火衰者。其血必点滴不成流。須用壯火之劑。不可概用犀角。有傷寒病五六日。但頭汗出。身无汗。劑頸而還。小便自利。渴飲水漿。此瘀血証也。宜犀角地黃湯桃仁承氣湯。看上下虛實。用犀角地黃湯治上。桃仁承氣湯治中。抵當湯丸治下也。

有血从齒縫中。或牙齦中出。名曰齒衄。亦系陽明少陰二經之

証。蓋腎主骨。齒者骨之標。其根則屬胃上。又上齒止而不动屬上。下齒動而不止屬水。凡陽明病者。口臭不可近。根肉腐爛。痛不可忍。血出或如涌。而齒不动搖。其人必好飲。或多啖炙煇肥甘。豢養所致。內服清胃湯。外敷石膏散。甚者服調胃承氣湯。下黑糞而愈。或有胸虛熱者。以補中益氣加丹皮黃連亦得。少陰病者。口不臭。但浮動。或脫落出血。或縫中痛而出血。或不痛。此火乘水虛而出。服安腎丸而愈。余嘗以水虛有火者。用六味加骨碎補。无火者八味加骨碎補。隨手而應。外以雄鼠骨散敷之。齒動復固。又有齒痛連腦者。此系少陰傷寒。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不可不知。又小兒疳証。出血口臭肉爛者。芦薈丸主之。

有怒氣傷肝。而成吐衄者。其人必唇青面青脈弦。須用柴胡梔子清肝散。

有郁氣傷脾者。須用歸脾湯。加丹皮山梔。推而廣之。世人因郁而致血病者多。凡郁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郁甚則火不得舒。血不得藏而妄行。但郁之一字。不但怒為郁。忧為郁。怒与忧固其一也。若其人素有陰虛火証。外為風寒暑濕所感。皮毛閉塞即為郁。郁則火不得泄。血隨火而妄行。郁于經絡。則从鼻而出。郁于胃脘。則从吐而出。凡系郁者。其脈必澀。其人必惡風惡寒。不知者便以為虛而溫補之。誤矣。須視其面色必滯。必喜嘔。或口苦。或口酸。审有如是証。必當舒散其郁為主。木郁則達之。火郁則發之是也。其方惟逍遙散為的藥。外加丹皮茺藎。隨手而應。血止后。若不用六味地黃以滋其陰。翌日必發。余于五郁論中。言之詳矣。

有飲酒過多。傷胃而吐血。从吐后出者。以葛花解酲湯。加丹皮倍黃連。使之上下分消。酒病愈。血亦愈矣。有过啖炙煇辛熱等物而得者。上焦壅熱。胸腹滿痛。血出紫黑成塊者。可用桃仁承氣湯。从大便導之。此釜底抽薪之法。

已上二証。雖屬內傷。猶作有余之証。可用前法。

有婦人發熱。經水適來適止。譫語昼輕夜重。如見鬼。小便利或不禁。此名熱入血室。須用小柴胡湯。加紅花生地丹皮官桂歸尾破血之劑。詳見傷寒門。

有墜車墜馬。跌扑損折。失血瘀蓄腫痛發熱者。先以桃仁大黃

管領 杜仲七兩使筋骨相著 萆薢六兩壯筋骨 當歸二十兩和養血脈 附子一兩炮過行諸經中之血 羌活十兩去骨間風 生淮地黃一斤益真陰

諸書所載。名曰愈風丹。与此方相合。治諸風肢體麻木。手足不遂等証。但愈風丹無附子。加肉桂三兩。淮地黃一斤。其餘品數分兩俱一般。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本方無附子防風防己

厥

六味附子湯

附子 肉桂 防己各四錢 白朮 茯苓各三錢 炙甘草二錢

蒲黃湯

蒲黃一兩炒褐色 清酒十大盞熱沃之 溫服。

二十四味流氣飲

丁香 肉桂 草果 麥門冬 赤茯苓 木通 檳榔 枳殼 厚朴 木瓜 大腹皮 青皮 陳皮 木香 人參 白朮 蓬莪朮 甘草 紫蘇 香附 菖蒲

烏梅丸

烏梅三十個去核 人參 細辛 香附 附子炮 桂枝洗淨炮各六錢 黃連一兩六錢炒 干姜一兩炮 當歸酒浸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各四錢 共為丸。理中湯下。

八味順氣散

白芷 台烏 青皮 陳皮 白朮 人參 茯苓 甘草

傷寒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麻黃湯 治太陽經傷寒發熱。無汗惡寒。

麻黃 桂枝 甘草 杏仁

小柴胡湯 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

柴胡 黃芩 甘草

大柴胡湯 表証未除。而里証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當審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調胃承氣湯 治太陽陽明。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秘結而嘔。日晡潮熱者。陽明有二証。在經則解肌。入腑則攻下。

大黃 甘草 芒硝

小承氣湯 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陽明表証。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譫語。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干口燥。日晡發熱脈沉實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桃仁承氣湯 治外証已解。小腹急。大便黑。小便利。為瘀血証。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証則上過乎肘。下過乎膝。以此為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理中湯 治即病太陰。自利不渴。寒多而腹痛等証。

人參 甘草 干姜 白朮 加附子。即為附子理中湯。

真武湯

茯苓 芍藥 生姜 附子 白朮

四逆湯

附子 干姜 甘草

朮附湯

白朮 甘草 附子

姜附湯

干姜 附子

回陽返本湯 此方治陰盛格陽。陰極發躁。渴而面赤。欲坐卧泥水中。脈來無力。或脈全無欲絕者。

熟附 干姜 甘草 人参 五味 黃連 腊茶

面戴阳者。下虚也。加連須葱白七莖。用澄清泥漿水煎。临服須以冷水探冷。入猪胆汁人尿各一匙服。无脉者脉漸出者生。暴出者死。

生地黃連湯

生地 川芎 当归 梔子 黃連 黃芩 芍药 防风

温病

阳毒升麻湯

升麻半兩 当归 蜀椒 雄黄 桂枝各一兩 每服五錢。水一鍾半。煎一盞温服。复手足取汗。得吐亦佳。

阴毒甘草湯

甘草 升麻各半兩 当归 川椒 鳖甲各一兩 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一盞服。

此二方。与伤寒論阳毒阴毒特异。故記之。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气。沿家傳染。所謂时疫証者是也。

郁病

古方逍遙散

柴胡 薄荷 当归 芍药 陈皮 甘草 白朮 茯神 加味者。加丹皮山梔。予以山梔屈曲下行泄水。改用茱萸炒黃連。

血症

麻黃桂枝湯

人参益上焦元气不足而实其表也 麦門冬保肺气各三分 桂枝辛甘发散寒氣 当归和血养血各五分 麻黃去根沫主发散寒氣 甘草味甘发散寒氣 黄芪实表益卫 白芍药已上各一錢 五味子五个安其脉氣 右以水三盞。先煮麻黃一味。令沸。去沫。至二盞。入余药同煎至一盞。去渣热服。只一服而愈。不再作。

卷之四

先天要論上

八味丸方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下元衰憊。脐腹疼痛。夜多溲溺等証。

熟地黃八兩用真生怀庆酒洗淨浸一宿柳木甑砂鍋上蒸半日晒干再蒸再晒九次為度熟用搗膏 山藥四兩 山茱萸肉四兩 丹皮三兩 白茯苓三兩 澤瀉三兩 肉桂一兩 附子一兩

制附子法。附子重一兩三四錢。有蓮花瓣。頭圓底平者佳。備童便五六碗。浸五七日。候透潤。搗皮切作四塊。仍浸三四日。用粗紙數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檢視有白星者。仍用新瓦上炙熱。至无星為度。如急欲用。即切大片。用童便煮三四沸。熱瓦上炮熟用之。

八味丸。乃張仲景所制之方也。聖惠云。能伐腎邪。皆君主之藥。宜加減用。加減不依易老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得腎經。有加黃柏知母者。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氣丸。述類象形之意也。

錢氏減桂附。名曰六味地黃丸。以治小兒。以小兒純陽。故減桂附。

楊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減八味丸。

丹溪有三一腎氣丸。獨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匱腎氣丸。

益陰地黃丸。治目病火衰者。濟陰地黃丸。治目病有火者。二方見原機啟微。

易老云。八味丸治脉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金弱木勝。水少

火亏。或脉鼓按之有力。服之亦效。何也。答曰。諸紧为寒。火亏也。为内虚水少。为木胜金弱。故服之亦效。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出东垣十书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义云。不过接引桂附等归就腎經。别无他意。王海藏踵之。愚謂八味丸。以地黄为君而以余药佐之。非止为补血之剂。盖兼补气也。若专为补腎而入腎經。則地黄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药。固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后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門之药。浮中沉无所不至。又謂通行諸經引用药。官桂能补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右腎命門药也。然則桂附。亦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后至矣。且澤瀉虽曰咸以泻腎。乃泻腎邪。非泻腎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詎非泻腎邪乎。白茯苓亦伐腎邪。即所以补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为接引諸药泻腎邪。盖取其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損、五劳之功。寇氏又何疑耶。且澤瀉固能泻腎。然从于諸补药之中。虽欲泻之。而力莫能施矣。其妙为何如。

余所以諄諄于此方者。盖深知仲景为立方之祖。的認此方为治腎之要。毫不敢私意增減。今人或以脾胃药杂之。或以寒凉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余特将仲景立意之奥旨。闡发于各条門下。

水 火 論

坎乾水也。气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阳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故曰潤万物者。莫潤乎水。一阴上彻于二阳为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于万物之上。为資生之利澤。故曰說万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无形之火也。无形之火内燥热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权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气也。无形者也。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当而可久者也。是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济矣。医家不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剂者。其

于医理。尚欠太半。

陈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气也。一阳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故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盖润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乃云。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乃云。水泉动。然而是一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由斯而观。不过欲人脱死地而求生地。凡举动先自潜固根本以待。后乃能万应而万举万胜。明其理也。

六味丸一名地黄丸 治肾虚作渴。小便淋秘。气壅痰涎。头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齿痛。腰腿痿軟等証。及肾虚发热。自汗盗汗。便血諸血。失音水泛为痰之圣药。血虚发热之神剂。又治肾阴虚弱。津液不降。败浊为痰。或致咳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气之虚脱。为养气滋肾。制火导水。使机关利而脾土健实。

熟地黄八兩杵膏 山茱萸肉 山藥各四兩 牡丹皮 白茯苓 澤瀉各三兩 右为細末。和地黄膏。加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滾盐湯下。凡服須空腹。服毕少时。便以美膳压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泻冲逆也。

六味丸說

肾虚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肾中非独水也。命門之火并焉。肾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火无所制。而熱証生矣。名之曰陰虛火動。河間氏所謂腎虛則熱是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率是此証。乃咳血之漸也。熟地黃山茱萸。味厚者也。經曰。味厚为阴中之阴。故能滋少阴补肾水。澤瀉味咸。咸先入肾。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腎惡燥。須此潤之。此方所补之水。无形之水。物之潤者亦无形。故用之。丹皮者。牡丹之根皮也。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牡属阳。味苦辛。故入肾而斂阴火。益少阴。平虛熱。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从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渗泄。故用之以制水脏之邪。且益脾胃而培万物之母。壮水之主。以鎮阳光。即此药也。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于坎。而知腎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于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于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滋陰降火論

節齋云。人之一身。陰常不足。陽常有余。況節欲者少。縱欲者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而癆瘵咳嗽咯血吐血等証作矣。故宜常補其陰。使陰與陽齊。則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無病矣。故丹溪先生。發明補陰之說。謂專補左尺腎水也。古方滋補藥。皆兼補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虛。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補。依旧火胜于水。只補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補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无一二。且少年腎水正旺。似不必補。然欲心正熾。妄用太過。至于中年。欲心雖減。然少年斷喪既多。焉得復實。及至老年。天真漸絕。只有孤陽。故補陰之藥。自少至老。不可缺也。節齋先生發明先聖之旨。以正千載之訛。其功盛哉。但水衰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先天稟賦若薄者。雖童子尙有火衰之証。焉可獨补水哉。況補陰丸中。以黃柏知母為君。天麥門冬為佐。蓋黃柏苦寒泄水。天門寒冷損胃。服之者。不惟不能补水。而且有損于腎。故滋陰降火者。乃謂滋其陰。則火自降。當串講。不必降火也。然二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當于二臟中各分陰陽虛實。求其所屬而平之。若左尺脈虛弱而細數者。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脈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實萬世無窮之利。自世之補陰者。率用黃柏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無遺憾于世。予特表

川芎当归赤芍丹皮紅花。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銳气。而后区别治之以和血消毒之药。張子和尝以通經散神祐丸。大下数十行。病去如扫。不致有癰殘跛蹙之患。又尝以此法治杖疮痛肿发热絕者。十余行而肿退热消。真不虛語也。

有产后恶露未尽。儿枕作痛者。須用桃仁紅花当归川芎赤芍丹皮等。行血破血之药。加姜桂辛热。以行其瘀。又有虛痛无瘀血者。当另行温补。不可概用破血之剂。且以今时之弊言之。夫人之吐衄。非阴虛則阳虛。余备言矣。今人一見血証。以为阴虛者。血虛也。舍四物何法乎。火动者热也。非芩連梔柏何药乎。咳嗽者火也非紫菀百部知母貝母何物乎。丹溪节斋。俱有明訓。岂能外之。誰知阴虛之証。大抵上热下寒者多。始而以寒凉进之。上焦非不爽快。医者病者无不以为道在是矣。稍久則食減。又以为食不化。加神曲山查。再久而热愈盛。痰嗽愈多。煩躁愈甚。又以药力欠到。寒凉增进。而泄瀉腹脹之証作矣。乃以枳壳大腹皮寬中快气之品进矣。至此不疑。将待何时。是故咳嗽吐血。时时发热。未必成瘀也。服四物黄柏知母之类不已。則瘀成矣。胸滿膨脹。悒悒不快。未必成脹也。服山查神曲之药不已。則脹成矣。面浮胛肿。小便秘涩。未必成水也。服渗利之药不已。則水成矣。气滯膈塞。未必成噎也。服青皮枳壳寬快之药不已。則噎成矣。成則不可复药及陷于危。乃曰病犯条款。虽对証之药。无可奈何也。

附方

中风

三生飲方

生南星一兩 生川烏半兩去皮 生附子半兩去皮 木香二錢 每用共一兩。加人參一兩煎。

河間地黃飲子方

熟地 巴戟去心 山茱萸肉 肉苁蓉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 茯苓 石菖蒲 远志去心 官桂 麦門冬去心 各等分。每服五錢。入薄荷少許。姜枣煎服。

易老天麻丸方

天麻六兩酒浸三日焙干除风 牛膝六兩酒浸三日焙干强筋 玄参六兩槌机

而出之。以廣前人之未備。使醫者病者加意于六味八味二方云。

附錄十補丸 治腎虛冷。足寒膝軟。

五味子 附子各二兩 山萸 山藥 丹皮 桂心 茯苓 澤瀉
制鹿茸各一兩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熯。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熯。遇水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扑灭。古書瀉火之法。意蓋如此。今人率以黃柏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于肝腎之間。此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若用黃柏苦寒之藥。又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毀房屋。或击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灭。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一驗也。

又問龍雷何以五六月而启发。九十月而歸藏。蓋冬時陽氣在水土之下。龍雷就其火氣而居于下。夏時陰氣在下。龍雷不能安其身而出于上。明于此義。故惟八味丸桂附與相火同氣。直入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而歸原。即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獨以地黃滋養水中之火。世人皆曰滅火。而予獨以桂附溫補天真之火。千載不明之論。予獨表而出之。高明以為何如。

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于卦中。凡涉乎震體者。取義尤嚴。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在復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向晦入晏。意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明乎此義。而相火不藥自伏矣。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治各不同。傷寒傷風及寒疫也。則用仲景法。溫病及瘟疫也。則用河間法。此皆論外感者也。今人一見發

热。皆认作伤寒。率用汗药以发其表。汗后不解。又用表药以凉其肌。柴胡凉膈白虎双解等汤。杂然并进。若是虚证。岂不殆哉。自东垣出。而发内伤补中益气之论。此用气药以补气之不足者也。至于劳心好色。内伤真阴。真阴既伤。则阳无所附。故亦发热其人必面赤烦躁。口渴引饮。骨痛脉数而大。或尺数而无力者是也。惟丹溪发明补阴之说。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世袭相因。屡用不效何耶。盖因阴字认不真。误以血为阴耳。当作肾中之真阴。即先天也。内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太仆先生注云。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又云。倏忽往来。时发时止。是无火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时节而动。是无水也。当求其属而主之。无火者。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宜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必须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减。以补真阴。屡用屡效。若泥黄柏知母苦寒之说。必致损伤脾阴而毙者。不可胜举。大抵病热作渴。饮冷便秘。此属实热。人皆知之。或恶寒发热。引衣踰卧。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属真寒。人亦易知。至于烦扰狂越。不欲近衣。欲坐卧泥水中。此属假热之证。其甚者。烦极发燥。渴饮不绝。舌如芒刺。两唇燥裂。面如涂朱。身如焚燎。足心如烙。吐痰如涌。喘急大便秘结。小便淋瀝。三部脉洪大而无伦。当是时也。却似承气证。承气入口即毙。却似白虎证。白虎下咽即亡。若用二丸。缓不济事。急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内肉桂一两。以水顿煎五六碗。水冷与饮。诸证自退。翌日必畏寒脉脱。是无火也。当补其阳。急以附子八味丸料。煎服自愈。此证与脉俱变其常。而不以常法治之者也。若有产后。及大失血后。阴血暴伤。必大发热。亦名阴虚发热。此阴字正谓气血之阴。若以凉药正治立毙。正所谓象白虎汤证。悞服白虎汤必死。当此之时。偏不用四物汤。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几希之气。所宜急固。须用独参汤。或当归补血汤。使无形生出有形来。此阳生阴长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问曰。子之论则详矣。气虚血虚。均是内伤。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问也。盖阴虚者。面必赤。无根之火。载于上也。若是阳证。火入于内。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肾水干枯。引水自救也。但口虽渴。而舌必滑。脉虽数而尺必无力。甚者尺虽洪数。而按之必不

鼓。此為辯耳。雖然若問其人曾服過涼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復庵云。服涼藥而脈反加數者。火郁也。宜升宜補。切忌寒涼。犯之必死。臨証之工。更宜詳辨。毫厘之差。枉人性命。慎哉慎哉。

痰 論

王節齋云。痰之本水也。原于腎。痰之動濕也。主于脾。古人用二陳湯。為治痰通用。然以治濕痰寒痰則是矣。若夫陰火炎上。熏于上焦。肺氣被郁。故其津液之隨氣而升者。凝結而成痰。腥穢稠濁。甚則有帶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濕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殼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氣化痰。須有效耳。噫。節齋論痰而首揭痰之本于腎。可為發前人所未發。惜乎啟其端而未竟其說。其所制之方。皆治標之藥。而其中寒涼之品甚多。多致損胃。惟仲景先生云。氣虛有痰。用腎氣丸補而逐之。吳茱山諸証辨疑又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真开后學之矚目。濟無窮之天枉。蓋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為痰。則水沸為痰。但當分有火無火之異耳。腎虛不能制水。則水不歸源。如水逆行。洪水氾濫而為痰。是無火者也。故用八味丸。以補腎火。陰虛火動。則水沸騰動于腎者。猶龍火之出于海。龍興而水附。動于肝者。猶雷火之出于地。疾風暴雨。水隨波涌而為痰。是有火者也。故用六味丸以配火。此不治痰之標。而治痰之本者也。然有火無火之痰。何以辨之。曰無火者純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濁白沫為別耳。善用者。若能于腎虛者。先以六味八味。壯水之主益火之原。復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補脾以制水。于脾虛者。既補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子母互相生克。而于治痰之道。其庶幾矣。

龐安常有言。有陰水不足。陰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肅下行。絛是津液凝濁。生痰不生血者。此當以潤劑。如門冬地黃枸杞之屬滋其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則痰自清矣。投以二陳。立見其殆。有腎虛不能納氣歸原。原出而不納則積。積而不散則痰生焉。八味丸主之。龐公之見甚確。錄之以為案。

蒙筌謂地黃泥膈生痰。為痰門禁藥。以姜汁炒之。嗟乎。若以姜汁炒之。則變為辛燥。地黃無用矣。蓋地黃正取其濡潤之品。能入腎

經。若杂于脾胃藥中。土惡濕。安得不泥膈生痰。八味六味丸中諸品。皆少陰經的藥。群隊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為痰之聖藥。空腹服之。压以美膳。不留胃中。此仲景制方立法之妙。何必固疑。

咳 嗽 論

咳謂无痰而有聲。嗽是有痰而有聲。虽分六腑五臟之殊。而其要皆主于肺。蓋肺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為嬌臟。畏熱畏寒。火刑金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責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不專在脾。而反歸重于腎。蓋脾者。肺之母。腎者。肺之子。故虛則補其母。虛則補其子也。

如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系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而佐以解表之藥。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古人所以制參蘇飲中必有參。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卫。已入之邪易以出。后来之邪。无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腠理益疏。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芪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本。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毋徒從事于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臟。母盛而子宮受邪。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于腎。而腎受邪矣。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卧則歸藏于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腎水干枯有火。无可容之地。于是復上而病矣。

有火燔肺金而咳嗽者。宜清金降火。今之醫書中。論清金降火者。以黃芩天麥冬桑白皮清肺金。以黃連降心火。石膏降胃火。以四物黃柏知母降陰火。謂枳半燥泄傷陰。易用貝母瓜蒌竹瀝枇杷叶以潤肺而化痰。已上治法。豈不平正通达耶。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

是而实非。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也。滋其阴。即所以降火也。独不观启玄子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乎。予相火论。及滋阴降火论中。已详言黄柏知母之不宜用。与夫寒凉诸药之害矣。予又有说焉。王节斋云。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者。不可服参芪。服之过多则死。盖恐阳旺而阴消也。自此说行。而世之治阴虚咳嗽者。视参芪如砒毒。以黄柏知母为灵丹。使患此证而服此药者。百无一生。良可悲也。有能寡欲而不服药者。反可绵延得活。可见非病不可治。乃治病之不如法也。盖病本起于房劳太过。亏损真阴。阴虚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咳则金不能不伤矣。予先以壮水之主之药。如六味地黄之类。补其真阴。使水升而火降。随即以参芪救肺之品。以补肾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世之用寒凉者。肤浅庸工。固不必齿。间有知用参芪者。不知先壮水以镇火。而遽投参芪以补阳。反使阳火愈旺。而金益受伤。岂药之罪哉。此所谓不识先后著者也。

有脾胃先虚。土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子来乘母而嗽者矣。又有初虽起于心火刑金。因误服寒凉。以致脾土受伤。肺益虚而嗽者。乃火位之下。水气承之。子来救母。肾水复火之仇。寒水挟木势而上侵于肺胃。水冷金寒故嗽。前病未除。新病愈甚。粗工不达此义。尚谓痰火难除。寒凉倍进。岂不殆哉。斯时也。须用六君子汤加炮姜。以补脾肺。八味丸以补土母。而引水归原。此等治咳嗽之法。幸同志者加之意焉。

金匱云。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此论外感。

有嗽而声哑者。盖金实不鸣。金破亦不鸣。实则清之。破则补之。皆治肺之事也。又须知少阴之络入肺中。循喉嚨。挟舌本。肺为之标。本虚则标弱。故声乱咽嘶。舌萎声不能前。出仲景伤寒书。

一男子年五十余岁。病伤寒咳嗽。喉中声如鼾。与独参汤。一服而鼾声除。至二三服而咳嗽亦渐退。服二三斤病始全愈。此阴虚之案。

衍义云。有暴嗽服诸药不效。或教之进生料鹿茸丸大菟丝子丸方愈。有本有标。却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骤补之非。所以易愈者。亦竟之早故也。此阴虚之案。

有一等干咳嗽者。丹溪云。干咳嗽极难治。此系火郁之证。乃痰郁其火。邪在中。用逍遙散以开之。下用补阴之剂而愈。

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于咳嗽。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咳血嗽血出于肺。咯血唾血出于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脉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二脏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腎中有火有水。水于火燃。陰火刑金。故咳。水挾相火而上化為痰。入于肺。肺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故嗽。中有痰唾帶血而出者。腎水从相火炎上之血也。豈可以咳嗽獨歸之肺耶。褚氏遺書津潤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為痰。在下為水。伏火為血。从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血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又云。服寒涼百不一生。飲洩溺百不一死。童便一味。可謂治血之要。然但暴發之際。用之以為降火消痰之急劑則可。若多服。亦能損胃。褚氏特甚言寒涼之不可用耳。曰若是。則黃柏知母。既所禁用。童便又不宜多服。治之當如何。曰惟六味地黃。獨補腎水。性不寒涼。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救肺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化源也。

又有一等腎水泛上。上侵于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氣受傷。血无所附。故亦吐血。醫見嗽血者火也。以寒折之。病者危而危者斃矣。須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以引水歸原。次用理中湯補脾胃。以補肺之母。使土能克水。則腎水歸原。而血復其位矣。

已上論陰虛吐血者。用補天之法。若陽虛吐血。與夫六淫七情所致。各各不同。余另有絳雪丹書。專論血症。逐一可考。茲不能悉。今有一單方。只是節欲。不但節欲。直須絕欲。不絕欲。而徒恃乎藥。未有益生者也。

喘論

喘與氣短不同。喘者。促促氣急。喝喝息數。張口抬肩。搖身攢肚。短氣者。呼吸雖數。而不能接續。似喘而不抬肩。似呻吟而無痛。呼吸雖急而無痰聲。宜詳辨之。丹溪云。須分虛實新久。久病是氣虛。宜補之。新病是氣實。宜瀉之。

愚按喘与短气分。則短气是虛。喘是实。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气間亦有有余者。新病亦有本虛者。不可執論也。

金匱云。实喘者。气实肺盛。呼吸不利。肺窍壅塞。若寸沉实。宜泻肺。虛喘者腎虛。先覺呼吸短气。兩肋脹滿。左尺大而虛。宜补肾。此腎虛証非新病虛者乎。

邪喘者。由肺受邪。伏于肺中。关窍不通。呼吸不利。若寸沉而紧。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則身热退而喘定。此郁証。人所難知。非短气中之有余乎。

論人之五脏。皆有上气。而肺为之主。居于上而为五脏之华盖。通荣卫。合阴阳。升降往来。无过不及。何病之有。若为风寒暑湿所侵。則肺气脹滿而为喘。呼吸迫促。坐卧不安。或七情內伤。郁而生痰。或脾胃俱虛。不能摄养。一身之痰。皆能令人喘。

真知其风寒也。則用仲景青龙湯。真知其暑也。則用白虎湯。真知其湿也。則用胜湿湯。真知其七情郁結也。則用四磨四七湯。又有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皆能致喘。治者察之。以上俱屬有余之証。

东垣云。病机云。諸痿喘嘔。皆属于上。辯云伤寒家論喘。以为火热者。是明有余之邪中于表。寒变为热。心火太旺攻肺。故属于上。又云。膏粱之人。奉养太过。及过爱小儿。亦能积热于上而成喘。宜以甘寒之剂治之。飲食不节。喜怒劳役不时。水谷之寒热感則害人六府。皆由中气不足。其腹脹腹滿。咳喘嘔食不下。宜以大甘辛热之剂治之。脉經云。肺盛有余。則咳嗽上气渴煩。心胸滿短气。皆冲脉之火行于胸中而作。系在下焦。非属上也。觀东垣之辯。可見起于伤寒者有余之邪。杂病者。不足之邪。自是标本判然条析。如遇标病。或汗或吐或下。一药而痰去喘定。奏功如神。粗工以其奏功如神也。执而概施之不足之証。岂不殆哉。娄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諸方。施之形实有痰者神效。若虛而脉浮大。按之涩者。不可下之。下之必反剧而死。

經云。諸喘皆属于上。又謂諸逆冲上。皆属于火。故河間叙喘病在于热条下。华佗云。肺气盛为喘。活人书云。气有余則喘。后代集証类方。不过遵此而已。独王海藏辯云。气盛当作气衰。有余当认作不足。肺气果盛与有余。則清肃下行。岂复为喘。以其火入于肺。炎

機眞陰。衰与不足而为喘焉。所言盛与有余者。非肺之气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辯。超出前人。发千古之精奥。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来。愚謂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阳之有余。阴之不足也。凡諸逆冲上之火。皆下焦冲任相火。出于肝肾者也。故曰冲逆。肾水虛衰。相火偏胜。壮火食气。銷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丹溪云。喘有阴虛。自小腹下火起而上。宜四物湯加青黛竹瀝陈皮。入童便煎服。如挾痰喘者。四物加枳壳半夏。补阴以化痰。夫謂阴虛发喘。丹溪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但如此治法。实流弊于后人。盖阴虛者。肾中之眞阴虛也。岂四物湯阴血之謂乎。其火起者。下焦龙雷之火也。岂寒凉所能降乎。其間有有痰者。有无痰者。有痰者。水挾木火而上也。岂竹瀝枳半之能化乎。須用六味地黄。加門冬五味大剂煎飲。以壮水之主。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盖緣阴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之甚則喘。当与前阴虛相火論參看。

又有一等。似火而非火。似喘而非喘者。經曰。少阴所謂嘔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諸阳气浮。无所依归。故上气喘也。黃帝針經云。胃絡不和。喘出于阳明之气逆。阳明之气下行。今逆而上行故喘。眞元耗損。喘出于肾气之上奔。其人平日若无病。但覺气喘。非气喘也。乃气不归元也。視其外証。四肢厥逆。面赤而煩燥惡熱。似火非火也。乃命門眞元之火。离其宮而不归也。察其脉兩寸虽浮大而数。兩尺微而无力。或似有而无为辨耳。不知者以其有火也。少用凉药以清之。以其喘急难禁也。佐以四磨之类以寬之。下咽之后。似覺稍快。少頃依然。岂知寬一分。更耗一分。甚有見其稍快。悞認药力欠到。倍进寒凉快气之剂。立見其毙矣。何也。盖阴虛至喘。去死不远矣。幸几希一綫牽帶在命門之根。尙尔留連。善治者。能求其緒。而以助元接眞鎮墜之药。俾其返本归原。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峻驟也。且先以八味丸安肾丸养正丹之类。煎人參生脉散送下。覺气若稍定。然后以大剂參芪补剂。加破故紙阿胶牛膝等。以鎮于下。又以八味丸加河車为丸。日夜遇飢則吞服方可。然犹未也。須远房幃。絕色欲。經年积月。方可保全。不守此禁。終亦必亡而已。予論至此。可为寒心。聰明男子。当自治未病。毋蹈此危机。

又有一等火郁之証。六脉微澀。甚至沉伏。四肢悉寒。甚至厥

逆。拂拂气促而喘。却似有余。而脉不紧数。欲作阴虛。而按尺鼓指。此为蓄郁已久。阳气拂遏。不能营运于表。以致身冷脉微而悶乱喘急。当此之时。不可以寒药下之。又不可以热药投之。惟逍遙散加茱萸連之類。宣散蓄热。得汗而愈。愈后仍以六味地黄。养阴和阳方佳。此謂火郁則发之。木郁則达之。即金匱所云六脉沉伏。宜发散。則热退而喘定是也。經曰。火郁之发。民病少气。治以諸凉。或問喘者多不能卧何也。素問逆調論云。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經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东垣云。病人不得卧。卧則喘者。水气逆行乘于肺。肺得水而浮。使气不得流通也。

仲景云。短气皆属飲。金匱云。短气有微飲。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木甘湯主之。腎气丸亦主之。

已上詳論阴虛发喘之証治。若阳虛致喘。东垣已詳尽矣。外感发喘。仲景已詳尽矣。茲为补天立論。故加意于六味八味云。

喉咽痛論

喉与咽不同。喉者肺脘。呼吸之門戶。主出而不納。咽者胃脘。水谷之道路。主納而不出。盖喉咽司呼吸。主升降。此一身之紧关囊籥也。經曰。足少阴所生病者。口渴舌干咽肿。上气嗑干及痛。素問云。邪客于足少阴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阴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阴之病。但有寒热虛实之分。少阴之火。直如奔马。逆冲于上。到此咽喉紧鎖处。气郁結而不得舒。故或肿或痛也。其証必内热口干面赤。痰涎涌上。其尺脉必数而无力。盖緣腎水亏损。相火无制而然。須用六味地黄門冬五味大剂作湯服之。又有色欲过度。元阳亏损。无根之火。游行无制。客于咽喉者。須八味腎气丸大剂煎成。冰冷与飲。使引火归原。庶幾可救。此論阴虛咽痛者。如此治法。正褚氏所謂上病疗下也。人之喉咽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灑下。曲突立爆烈矣。惟灶床下以盆水洶之。上炎即熄。此上病療下之一驗也。其間有乳鵝纏喉二名不同。肿于咽兩旁者。为双鵝。肿于一边者为单鵝。治法用鵝翎蘸米醋攪喉中。去尽痰涎。复以鵝翎探吐之。令著实一咯。咯破鵝中紫血即潰。或紫金錠

磨下即愈。甚而不散者。上以小刀刺出紫血即愈。古方有刺少商穴法甚好。刀針刺血。急則用之。然亦有不宜用者。薛案云。一人年五十。咽喉肿痛。或針去血。神思虽清。尺脉洪数而无倫。次按之微細如无。余曰。有形而无痛。戴阳之类也。当峻补其阴。今反伤阴血必死。已而果歿。引此一案。以为粗工輕用刀針之戒。

纏喉风者。肿透达于外。且麻且痒且痛。可用謙甫解毒雄黃丸。

解毒雄黃丸

雄黃一錢 郁金一分 巴豆十四粒去油皮 醋糊丸。綠豆大。熱茶送下。吐頑痰立甦。未吐再服。

古方有用巴豆油。攤紙作燃子。点火吹灭。以烟熏鼻中。即時口鼻流涎。牙关自开。即用此搗患处愈。有一等阳虛咽痛者。口舌生疮。遇劳益甚。其脉必浮大。此脾肺气虛。膀胱虛热。須以理中湯加山藥山茱萸服乃痊。有上焦风热者。用荆防敗毒散效。有咽喉肿痛。作渴飲冷。大便秘結。六脉俱实。必下之乃愈。可用防风通圣散。今人虛热者多。实热者少。如此証不多得。此法不可輕用。又有急喉痹者。其声如鼾。痰如拽鋸。此为肺絕之候。速熬人參膏。用竹瀝姜汁同調服。如未即得膏。速煎独参湯服。早者十全七八。次則十救四五。迟則不救。

丹溪云。咽喉肿痛。有阴虛阳气飞越。痰結在上者。脉必浮大。重取必涩。其去死不远。宜独参湯濃煎細細飲之。如作实証治。禍在反掌矣。仲景云。少阴客热咽痛。用甘草湯。少阴寒热相搏。用桔梗湯。少阴客寒咽痛。用半夏散及湯。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語言。声不出者。苦酒湯。少阴阴虛客热不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肤湯。世人但知热咽痛。而不知有寒咽痛。經曰。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咽肿頤肿。陈藏器用附子去皮脐。炮裂切片。以蜜涂炙。令蜜入內。噙咽其津。甘味尽。再換一片噙之。

仲景云。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脉微欲絕。面赤咽痛。用通脉四逆湯。盖以冬月伏寒在于腎經。发則咽痛下利。附子湯温其經則愈。又有司天运气。其年乡村相染。若恶寒者。多是暴寒折热。寒閉于外。热郁于內。切忌胆矾酸寒之剂点喉。反使阴郁結不伸。又忌硝黃等寒剂下之。反使阳下陷入里。則禍不旋踵矣。須用表散之剂。若仲

景甘桔湯之類。又有陰毒咽痛。用升麻湯。陰毒咽痛。用甘草湯。方見金匱要略及千金方中。

咽痛用諸藥不效者。此非咽痛。乃是鼻中生一條紅絲如髮。懸一黑泡。大如櫻珠。垂挂到咽門。而口中飲食不入。須用牛膝根直而獨條者。洗淨入米醋四五滴。同研細。就鼻孔滴二三点入內去。則紅絲斷而珠破。其病立安。又有喉間作痛。潰爛日久不愈。此必楊梅瘡毒。須以萆薢(即土茯苓)湯為主。

眼 目 論

經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腎藏精。故治目者。以腎為主。目雖肝之竅。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

華元化云。目形類丸。瞳神居中而前。如日月之麗東南。而晦西北也。有神膏、神水、神光、真氣、真血、真精。此滋目之源液也。神膏者。目內包涵膏液。此膏由胆中滲潤精汁。積而成者。能涵養瞳神。衰則有損。神水者。由三焦而發源。先天真一之氣所化。目上潤澤之水是也。水衰則有火性燥暴之患。水竭則有目輪大小之疾。耗涸。則有昏眇之危。亏者多。盈者少。是以世无全精之目。神光者。原于命門。通于胆。發于心火之用事也。火衰則有昏瞶之患。火炎則有焚燥之殃。虽有兩心而无正輪。心君主也。通于大眇。故大眇赤者。實火也。命門為小心。小心相火也。代君行令。通于小眇。故小眇赤者。虛火也。若君主拱默。則相火自然清寧矣。真血者。即肝中升運滋目注絡之血也。此血非比肌肉間易行之血。即天一所主之水。故謂之真也。真氣者。即目之經絡中往來生用之氣。乃先天真一發生之元陽也。真精者。乃先天元氣所化精汁。起于腎。施于胆。而后及瞳神也。凡此數者。一有損。目則病矣。大概目圓而長。外有堅壳數重。中有清脆肉。包黑稠神膏一函。膏外則白稠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則皆血。血以滋水。膏中一點黑瑩。是腎胆所聚之精華。惟此一點。燭照鑒視。空闊无穷者。是曰水輪。內应于腎。北方壬癸亥子水也。五輪之中。惟瞳神乃照。或曰瞳神水耶氣耶血耶膏耶。曰非氣非血非水非膏。乃先天之氣所生。後天之氣所成。陰陽之妙蘊。水火之精華。血養水。水養膏。膏護瞳神。氣為運用。神即維持。喻以日月。理

实同之。男子右目不如左目精华。女子左目不如右目光彩。此皆各得其阴阳气血之正也。

許学士云。經曰。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坐而欲起。目眈眈如无所見。又曰。少阴所謂起則目眈眈无所見者。阴內夺。故目眈眈无所見也。此盖房劳目昏也。左腎阴虛。益阴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右腎阳虛。补腎丸八味地黄丸。

东垣云。能远視不能近視者。阳有余。阴气不足也。海藏云。目能远視。責其有火。不能近視。責其无水。秘要云。阴精不足。阳光有余。病于水者。故光华发見散乱。而不能收斂近視。治之在心腎。心腎平。則水火調而阴阳和。夫水之所化为血。在身为津液。在目为膏汁。若貪淫恣欲。飢飽失节。形脉劳甚。过于悲泣。能斲耗阴精。阴精亏則阳火盛。火性炎而发見。阴精不能制伏挽回。故越于外而远照。反不能近之而視也。治之当如何。壮水之主。以鎮阳光。东垣云。能近視不能远視。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也。海藏云。目能近視。責其有水。不能远視。責其无火。秘要云。此証非謂稟成近窺之病。乃平昔无病。素能远視。而忽然不能者也。盖阳不足。阴有余。病于火者。故光华不能发越于外。而畏斂近視耳。治之在胆腎。胆腎足則木火通明。神气宣暢。而精光远达矣。夫火之所用为气。在身为威仪。在目为神光。若縱恣色欲。丧其元阳。元阳既憊。則云霧阴翳。腎中之阴水。仅足以回光自照耳。焉能健运精汁。以滋于胆。而使水中之火。远布于空中耶。治之当何如。益火之原。以消阴翳。

已上之証。皆阴弱不能配阳。內障之病。其病无眵泪痛痒羞明紧涩之証。初但昏如雾露中行。漸空中有黑花。又漸暗。物成二体。久則光不收。遂为廢疾。患者皆宜培养先天根本。乘其初时而治之。况此病最难疗。服藥必积岁月。絕酒色淫欲。毋飢飽劳役。驅七情五賊。庶几有效。不然必廢。終不复也。世不知此。始曰目昏无伤。略不經意。及病成。医亦不識。直曰热致。竟用凉藥。殊不知凉藥伤胃。况凉为秋为金。肝为春为木。又伤肝矣。往往致廢而后已。病者不悟藥之过。諉之曰命也。医者亦不自悟。而曰病拙。悲夫。

又有阳虛不能抗阴者。若因飲食失节。劳役过度。脾胃虛弱。下陷于腎肝。浊阴不能下降。清阳不能上升。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

竅。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于脾土。而上貫于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脾者諸陰之首也。目者血氣之宗也。故脾虛則五臟之精氣。皆失所司。不能歸明于目矣。況胃氣下陷于腎肝。名曰重強。相火挾心火而妄行。百脈沸騰。血脈逆上而目病矣。若兩目暗昏。四肢不怠者。用東垣益氣聰明湯。若兩目緊小羞明畏日者。或視物無力。肢體倦怠。或手足麻木。乃脾肺氣虛。不能上行也。用神效黃芪湯。若病后。或日晡。或灯下。不能視者。陽虛下陷也。用決明夜光丸。或升麻鎮陰湯。

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病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脾也。赤脈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但子和一味寒涼治火。余獨补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至于六淫七情錯雜諸証。詳倪仲賢原机啟微。此書甚好。而薛立齋又為之參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于治目者也。

卷 之 五

先 天 要 論 下

齒 論

素問曰。男子八歲。腎氣實而齒生。更三八真牙生。五八則齒稿。八八而齒去矣。女子亦然。以七為數。蓋腎主骨。齒者骨之標。髓之所養也。凡齒屬腎。上下齗屬陽明。上齗痛。喜寒而惡熱。取足陽明胃。下齗痛。喜熱而惡寒。取手陽明大腸。凡動搖袒脫而痛。或不痛。或出血。或不出血。全具如欲落之狀者。皆屬腎。經曰。腎熱者色黑而齒稿。又曰。少陰經者。面黑齒長而垢。其虫指齗腫不動。潰爛痛移者。皆屬陽明。或諸經錯雜之邪。與外因為患。俱分虛實而治。腎經虛寒者。安腎丸還少丹。重則八味丸主之。其冬月時。大寒犯腦。連頭痛。齒牙動搖疼痛者。此太陽并少陰傷寒也。仲景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凡腎虛者多有之。如齒痛搖動。肢體倦怠。飲食少思者。

脾腎虧損之証。用安腎丸補中益氣并服。如喜寒惡熱者。乃胃血傷也。清胃湯。若惡寒喜熱者。胃氣傷也。補中益氣湯。

凡齒痛遇勞即發。或午后甚者。或口渴面黃。或遺精者。皆脾腎虛熱。補中益氣送八味丸。或十全大補湯。若齒齦腫痛。焮連腮頰。此胃經風熱。用犀角升麻湯。若善飲者。齒痛腮頰焮腫。此胃經濕熱。清胃湯加葛根。或解醒湯。

海藏云。牙齒等齲。臭穢不可近。數年不愈。當作陽明蓄血治。桃仁承氣湯。為細末蜜丸服之。好飲者。多有此証。屢服有效。

凡小兒行遲語遲齒遲。及顴門開者。皆先天母氣之腎衰。須腎氣丸為主。

固齒方

雄鼠骨 當歸 沒石子 熟地 榆皮 青鹽 細辛各等分 右研為細末。綿紙裹成條。抹牙床上。則永固不落矣。常有人齒縫出血者。余以六味地黃。加骨碎補。大劑一服即瘥。間有不瘥者。腎中火衰也。本方加五味肉桂而愈。

口 瘡 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而治之。如發熱作渴飲冷。實熱也。輕則用補中益氣。重則用六君子湯。飲食少思。大便不實。中氣虛也。用人參理中湯。手足逆冷。肚腹作痛。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湯。日晡熱。內熱。不時而熱。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麥門。發熱作渴睡痰小便頻數。腎水虛也。用八味丸。日晡發熱。或從小腹起。陰虛也。用四物參朮五味麥門。不應。用加減八味丸。若熱米復去。晝見夜伏。夜見晝伏。不時而動。或無定處。或從腳起。乃無根之火也。亦用前丸。及十全大補加麥門五味。更以附子末唾津調。抹涌泉穴。若概用寒涼。損傷生氣。為害匪輕。

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谷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逆而乘之。反為寒中。脾胃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為口瘡。經曰。歲金不及。炎火乃行。復則寒雨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參朮甘草補其土。姜附散其寒。則火

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按圣济总录。有元藏虚冷上攻口舌者。用巴戟白芷高良姜末猪腰煨服。又有用丁香胡椒松脂细辛末。苏木汤调涂舌上。有用当归附子蜜炙含咽。若此之类。皆治龙火上迫。心火之明不得下降。故用此以引火归原也。



耳

耳者。肾之窍。足少阴之所主。人身十二经中。除足太阳手厥阴。其余十经络。皆入于耳。惟肾开窍于耳。故治耳者。以肾为主。或曰。心亦开窍于耳。何也。盖心窍本在舌。以舌无孔窍。因寄于耳。此肾为耳窍之主。心为耳窍之客尔。以五脏开于五部。分阴阳言之。在肾肝居阴。故耳目二窍。阴精主之。在心脾肺居阳。故口鼻舌三窍。阳精主之。灵枢云。肾气通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故凡一经一络有虚实之气入于耳者。皆足以乱其聪明。而致于聾聵。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聾者。于肾亦有虚实之异。左肾为阴主精。右肾为阳主气。精不足气有余。则聾为虚。若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壮。此精气俱有余。固藏闭塞。是聾为实。乃高寿之兆也。二者皆禀所致。不须治之。又有乍聾者。经曰。不知调和七损八益之道。早衰之节也。其年未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是可畏也。其証耳聾面颊黑者。为脱精肾虚。安肾丸八味丸菴蓉丸薯蓣丸。选而用之。若肾经虚火面赤口干痰盛内热者。六味丸主之。此论阴虚者也。至于阳虚者。亦有耳聾。经曰。清阳出上窍。胃气者。清气元气春升之气也。同出而异名也。今人饮食劳倦。脾胃之气一虚。不能上升。而下流于肾肝。故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邪害空窍。今人耳目不明。此阳虚耳聾。须用东垣补中益气汤主之。有能调养得所。气血和平。则其耳聾渐轻。若不知自节。日就烦劳。即为久聾之証矣。

又有因虚而外邪乘袭者。如伤寒邪入少阳。则耳聾胁痛之类。当各经分治之。

又有耳痛耳鸣耳痒耳脓耳疮。亦当从少阴正窍。分寒热虚实而治之者多。不可专作火与外邪治。耳鸣以手按之而不鸣。或少减者。虚也。手按之而愈鸣者。实也。王节斋云。耳鸣盛如蝉。或左或右。或

时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郁于耳而为鳴。甚則閉塞矣。若其人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証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則氣上少陽之火客于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苦。其人必多欲。當見勞怯等証。惟薛立齋詳分縷析。云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血氣俱虛。用八珍湯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鳴者。屬肝胆經氣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八珍湯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陽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午后甚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

耳中哄哄然。是无陰也。又液脫者。腦髓消。脰瘦。耳數鳴。宜地黃丸。

腎虛耳中潮聲蟬聲。无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鑒氣補腎。正元飲咽黑錫丹。間進安腎丸。腎脏風耳鳴。夜間睡著。如打戰鼓。更四肢抽掣痛。耳內覺風吹奇痒。宜黃芪丸。腎者宗脉所聚。耳为之竅。血氣不足。宗脉乃虛。風邪乘虛。隨脉入耳。氣与之搏。故为耳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制枳壳橘紅紫蘇生姜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風下氣。續以芎歸飲和養之。耳中叮嚀。耳鳴耳聾。內有汚血。宜柴胡聰耳湯。

其余耳痛耳痒耳腫等証。悉与薛氏論相參用之。丹鉛續錄云。王万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服青鹽鹿茸煎雄附为劑。且言此藥非为君虛損服之。曷不觀易之坎为耳痛。坎水藏在腎。開竅于耳。而在志为恐。恐則傷腎。故耳痛。氣阳运动常显。血阴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为血卦。是經中已著病証矣。竟餌之而悉愈。

聖惠云。有耳痒。一日一作。可畏。直挑剔出血稍愈。此乃腎藏虛。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服透冰丹。勿飲酒啖濕面鷄猪之屬。能尽一月为佳。不能戒无效。

耳 瘡 論

羅謙甫云。耳內生瘡者。为足少陰。是腎之經也。其氣上通于

耳。其經虛。風熱乘之。隨脈入于耳。與氣相搏。故令耳門生瘡也。曾青散主之。黃連散亦可。內服黍粘子湯。

曾青散

曾青五分 雄黃七分半 黃芩二分半 有膿水搓胭脂拭干。細末一分。裹綿納耳中。

黃連散

黃連五分 枯礬七分 細末。綿裹納耳中

薛氏云。耳瘡屬手少陽三焦經。或足厥陰肝經血虛風熱。或肝經暴火風熱。或腎經風火等因。若發熱癢痛。屬少陽厥陰風熱。用柴胡梔子散。若內熱痒痛。屬前二經血虛。用當歸川芎散。若寒熱作痛。屬肝經風熱。小柴胡湯加山梔川芎。若內熱口干。屬腎經虛火。用加味地黃丸。如不應。用加減八味丸。余當隨証治之。

耳膿即聾耳。用紅綿散麝香散。內服柴胡聰耳湯、通氣散俱可。如壯盛之人。積熱上攻。膿水不住。則上二散不宜用。恐收斂太過也。用三黃散有效。

有一小兒患耳膿。經年屢月。服藥不效。殊不知此腎疳也。用六味丸加桑螵蛸。服之即愈。

黃芪丸方

黃芪一兩 沙苑蒺藜炒 羌活各半兩 黑附子大一個 羯羊腎一對焙干 右為細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食前。煨葱鹽湯下。

柴胡聰耳湯 治耳中干聾。耳鳴致聾。

柴胡三錢 連翹四錢 水蛭半錢炒另研 鼈虫三個去翅足研 麝香少許研 當歸身 炙甘草 人參各二錢 右除另研外。以水二盞。姜三片。煎至一盞。少熱下水蛭等末。再煎一二沸。食少遠熱服。

透水散

川大黃去粗皮 山梔子去皮 蔓荊子去白皮 白茯苓去皮 益智子去皮 威靈仙去蘆頭洗焙干 白芷各半兩 香墨燒醋淬干細研 麝香研一錢 茯神去木半兩 川烏二兩用河水浸半月切作片焙干用鹽炒 天麻去苗 仙靈脾葉洗焙各三錢 右為細末。煉蜜和如麥飯相似。以真酥塗。杵臼搗萬杵。如干旋入蜜令得所。和成劑。每服旋丸。如桐子大。用薄

荷自然汁。同溫酒。化下兩丸。如卒中風。涎涌昏塞。煎皂莢白矾湯。溫化兩丸。

虫入耳痛。將生姜擦猫鼻。其尿自出。取尿滴內。虫即出而愈。

有一人耳內不時作痛。痛而欲死。痛止如故。就診于立齋先生。診之六脉皆安。非疮也。話間痛忽作。意度其有虫。令急取猫尿滴耳。果出一臭虫。遂不复痛。或用麻油滴之。則虫死難出。或用炒芝麻枕之。則虫亦出。但不及猫尿之速也。

消 渴 論

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云。心移熱于肺。傳為膈消者是也。以白虎湯加入參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叔和云。口干飲水。多食肌肉瘦。成消中者是也。以調胃承氣湯治之。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干。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亏。此腎消也。六味丸治之。古人治三消之法。詳別如此。余又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以致龍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干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腎為急。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丸。隨証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白虎與承氣。皆非所治也。

痿全善云。肺病本于腎虛。腎虛則必寡于畏。妄行陵肺而移寒与之。故肺病消。仲景治渴而小便反多。用八味丸補腎救肺。后人因名之曰腎消也。

總錄謂不能食而渴者。未傳中滿。能食而渴者。必發腦疽背痈。蓋不能食者。脾之病。脾主澆灌四旁。與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虛。則不能敷布其津液。故渴。其間縱有能食者。亦是胃虛引谷自救。若概以寒涼瀉火之藥。如白虎承氣之類。則內熱未除。中寒復生。能不未傳鼓脹耶。惟七味白朮散。人參生脉散之類。恣意多飲。復以八味地黃丸。滋其化源。才是治法。及能食而渴發疽者。乃肥貴人膏粱之疾也。數食甘美而肥多。故其土氣轉溢而為消渴。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其氣慍悍。能助燥熱。經曰。治之以蘭。消陳積也。亦不用寒涼。及發痈疽者。何也。經曰。膏粱之變。饒生大疔。此之謂

也。其腎消而亦有腦疽背痛者。蓋腎主骨。腦者髓之海。背者太陽經寒水所過之地。水涸海竭。陰火上炎。安得不發而為疽。其瘡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甚則或黑或紫。火極似水之象。乃腎水已竭不治。或峻補其陰。亦可救也。

或曰。人有服地黃湯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此方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蓋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腎肝位遠。宜制大其服。如鬲消中消。可以前丸緩而治之。若下消已極。大渴大燥。須加減八味丸料一升。內肉桂一兩。水煎六七碗。恣意水冷飲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處方之制。存乎人之通變耳。

或問曰。下消无水。用六味地黃丸。可以滋少陰之腎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谷。水谷之氣。不能熏蒸。上潤乎肺。如釜底无薪。鍋益干燥。故渴。至于肺亦无所稟。不能四布水精。并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試嘗其味。甘而不咸可知矣。故用附子肉桂之辛熱。壯其少火。灶底加薪。枯籠蒸溽。稿禾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鮮不以為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為處此方。至圣玄關。今犹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瘰癧。及將瘥口渴甚者。舌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便頻數。或白濁閉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脚瘦。口齒生瘡。服之无不效。一貴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飲水數升。愚遂獻加減地黃方。諸医大笑云。此藥若能止渴。我輩當不復業医矣。皆用木瓜紫蘇烏梅人參茯苓百藥煎等。生津液之藥止之。而渴愈甚。數劑之后。茫无功效。不得已而用前方。三日渴止。因相信。久服不特渴疾不作。氣血亦壯。飲食加倍。强健过于少壯之年。蓋用此藥。非予敢自執鄙見。实有源流。薛氏家藏此方。屢用有驗。故詳著之。使有渴疾者信其言。專志服餌取效。无為庸医所惑。庶廣前人之志。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令人皮膚光澤。方內用北五味子。最為得力。獨能補腎水降心氣。其肉桂一味不可廢。若去肉桂。服之不效。

一男子患此。余欲以前丸治之。彼則謂肉桂性熱。乃私易之以黃柏知母等藥。遂口渴不止。發背疽而殂。彼蓋不知肉桂為腎經藥也。前証乃腎經虛火炎上无制為患。用桂導引諸藥以補之。引虛火

归元。故效也。成无己曰。桂犹圭也。引导阳气。若执圭以从使者然。若夫上消者。謂心移热于肺。中消者。謂内虚胃热。皆戕火热为害。故或以白虎湯。或以承气湯。卒致不救。总之是下焦命門火不归元。游于肺则为上消。游于胃即为中消。以八味腎气丸。引火归元。使火在釜底。水火既济。气上熏蒸。俾肺受湿润之气而渴疾愈矣。

141 有一等病渴。惟欲飲冷。但飲水不过二三口。即厌弃。少頃复渴。其飲水亦如前。第不若消渴者之飲水无厌也。此証乃是中气虚寒。寒水泛上。逼其浮游之火于咽喉口舌之間。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水見水。正其所惡也。治法如面紅而煩躁者。煎理中湯吞八味丸。二三服而愈。若用他藥。必不能济。

142 又有一等病。渴急欲飲水。但飲下不安。少頃即吐出。吐出片刻。复欲水飲。至于药食。毫不能下。此是阴盛格阳。腎經伤寒之証也。予反复思之。用仲景之白通湯。加入尿胆汁。热药冷探之法。一服稍解。三服全瘳。其在男子間有之。女子多有此証。陶节庵名之曰回阳返本湯。

气虚中满論

中满者。其証悉与鼓脹水肿无异。何故属之气虚。請得明言之否。曰气虚者。腎中之火气虚也。中满者。中空似鼓。虚满而非实满也。大略皆脾腎兩虚所致。海藏云。夫水气者。乃胃土不能制腎水。水逆而上行。傳入于肺。故令人肿。治者惟知泄水。而不知益胃。故多下之强令水出。不依天度流轉。故胃愈虚。食无滋味。則发而不能制也。莫若行其所无事。則为上計。何今之人。不知此等高論。举手便以为水肿。用内經去宛陈莖。开鬼門洁淨府之法治之。如舟車丸禹功散之类。若真知其为水湿之气。客于中焦。侵于皮肤。皮肤中如水晶之光亮。手按之随起者。以前药一服而退。若久病大病后。或伤寒疟痢后。女人产后。小儿痘后。与夫元气素弱者。概以前法施之。脾气愈泄愈虚。不可复救矣。故治肿者。先以脾土为主。須补中益气湯。或六君子湯温补之。俾脾土旺。則能散精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矣。或者疑謂喘脹水满。而又加純补之剂。恐益脹满。必須补药中。加行气利水之品方妙。此論似深得病

情。終非大方家体。盖肺气既虛。不可复行其气。腎水已衰。不可复利其水。純补之剂。初时似覺不快。过时药力得行。漸有条理矣。

至于补腎以治肿。其說难明。盖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若一事疏凿。則失之矣。今人之治腎水者。率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气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須用补腎。經曰。腎开竅于二阴。腎气化則二阴通。二阴閉則胃填脹。故曰腎者胃之关。关門不利。故水聚而从其类也。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决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其三焦之經。在上者布膻中。散絡心包。在下者。出于委阳。上絡膀胱。上佐天道之施化。下佐地道之发生。与手厥阴为表里。以应諸經之使者也。是故腎虛者。下焦之火虛也。宣明五气論云。下焦溢为水。以水注之。斯气窒而不泻。則溢而为水也。經曰。三焦病者。气滿小腹尤坚。不得小便。溢則水留而为脹。惟張仲景制金匱腎气丸。补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肿之神方。国朝薛立斋先生。屢用屢效。詳載之医案中。余依其案。亲試之甚效。故敢詳著焉。世有患此者。幸毋誕之乎。

金匱腎气丸 此方藏于金匱玉函

白茯苓三兩 附子五錢 川牛膝一兩 肉桂一兩 澤瀉一兩 車前子一兩 山茱萸一兩 山藥一兩 牡丹皮二兩 熟地四兩

中滿之病。原于腎中之火气虛。不能行水。此方內八味丸为主。以补腎中之火。則三焦有所稟命。浩然之气。塞乎天地。腎气不虛而能行水矣。內有附子肉桂辛热之品。热則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实而能制水矣。內加牛膝車前子二味。最为切当。考之本草云。車前子虽利小便。而不走气。与茯苓同功。强阴益精。令人有子。牛膝治老人失溺。补中續絕。壮阳益精。病人虛損。加而用之。方見金匱要略。故名金匱腎气丸。

前所論証治。乃脾腎兩虛者。至于純是脾虛之証。既以参芪四君为主。亦須以八味丸兼补命門火。盖脾土非命門火不能生。虛則补母之义。不可不知。

又有一等純是阴虛者。其証腹大脐肿腰痛。兩足先肿。小水短涩。喘嗽有痰。不得卧。甚至头面皆肿。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飲食知

味。大便反燥。因見形腫氣喘水証標本之疾。雜用利水之藥而益甚。殊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沖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从火溢。上積于肺而嗽。甚則為喘呼不能卧。散聚于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泛濫其水而生病也。以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服之。余親試有驗。故錄。

又有一等火郁者。其証口苦脇痛惡寒。目黃面黃嘔酸等証。須用逍遙散舒其郁。繼以六味、腎氣滋其陰。亦禁用分利。

噎膈論

噎膈、翻胃、关格三者。名各不同。病原迥異。治宜區別。不可不辨也。噎膈者。飢欲得食。但噎塞迎逆于咽喉胸膈之間。在胃口之上。未曾入胃。即帶痰涎而出。若一入胃下。无不消化。不復出矣。唯男子年高者有之。少无噎膈。翻胃者。飲食倍常。盡入于胃矣。但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兩時而吐。或積至一日一夜。腹中脹悶不可忍而復吐。原物酸臭不化。此已入胃而反出。故曰翻胃。男女老少皆有之。关格者。粒米不飲食。渴喜茶水飲之。少頃即吐出。復求飲復吐。飲之以藥。熱藥入口即出。冷藥過時而出。大小便秘。名曰关格。关者下不得出也。格者上不得入也。唯女人多有此証。

論噎膈。丹溪謂得之七情六淫。遂有火熱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布。積而為痰為飲。被劫時暫得快。不久復作。前藥再行。積成其熱。血液衰耗。胃脘干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進。食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為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必外避六淫。內節七情。飲食自養。滋血生津。以潤腸胃。則金無畏火之炎。腎有生水之漸。氣清血和。則脾氣運健。而食消傳化矣。丹溪之論甚妙。但噎膈翻胃。分別欠明。余獨喜其火熱炎上之化。腎有生水之漸二句。深中病源。惜其見尤未真。以潤血為主。而不直探乎腎中先天之原。故其立方。以四物中牛羊乳之類。加之竹瀝韭汁化痰化瘀。皆治標而不治本也。豈知內經原无多語。唯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謂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熱結則津涸。小腸熱結則液燥。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

液竭。然而三阳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为一脏一腑。腎水既干。阳火偏盛。熬煎津液。三阳熱結。則前后閉澀。下既不通。必反于上。直犯清道。上冲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為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于陰。長氣于陽。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相投。故可入口。吐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糞如羊矢者。食入者少。渣滓消盡。腸亦干小而不寬大也。此証多是男子年高五十已外得之。又必其人不絕色欲。潛問其由。又諱疾忌醫。曰近來心事不美。多有郁氣而然。予意郁固有之。或以郁故。而為消愁解悶之事。不能無也。此十有八九。亦不必深辨。但老人天真已絕。只有孤阳。只以養陰為主。王太仆云。食入即出。是无水也。食久反出。是无火也。无水者。壯水之主。无火者。益火之源。褚侍中云。上病瘵下。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挽于十中之一二。又須絕嗜欲。遠房幃。薄滋味。可也。若曰溫胃。胃本不寒。若曰補胃。胃本不虛。若曰開郁。香燥之品。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河間劉氏下以承氣。咸寒損胃。津液愈竭。无如補陰。焰光自灭。世俗不明。余特詳揭。

論反胃。金匱要略云。趺阳脉浮而澀。浮則為虛。澀則為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反胃。予閱函史列傳。有一医案云。病反胃者。每食。至明日清晨皆出不化。医以暖胃藥投之罔效。脉甚微而弱。有国工視之。揆諸医所用藥。无遠于病而不效。心歎然未有以悟也。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証。氣積寒也。上焦吐者从氣。中焦吐者从積。下焦从寒。今脉沉而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利大便秘。此下焦吐也。法當通其閉溫其寒。乃遂躍然。專治下焦散其寒。徐以中焦藥和之而愈。觀此可見下焦吐者。乃命門火衰。釜底无薪。不能蒸腐胃中水谷。腹中脹滿。不得不吐也。王太仆所謂食久反出。是无火也是矣。須用益火之原。先以八味地黃丸補命門火。以扶脾土之母。徐以附子理中湯理中焦。万舉万全。不知出此。而徒以山查神曲平胃化食。適以速其亡也。

論关格者。忽然而來。乃暴病也。大小便秘。渴飲水漿。少頃則吐。又飲又吐。唇燥眼珠微紅。面赤或不赤。甚者或心痛或不痛。自病起。粒米不思。滴水不得下胃。飲一杯吐出杯半。數日后脉亦沉

伏。此寒从少阴肾经而入。阴盛于下。逼阳于上。谓之格阳之证。名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矣。须以仲景白通汤。用内经寒因热用之法。经曰。若调寒热之逆。冷热必行。则热物冷服。下咽之后。冷性既除。热性始发。由是病气随愈。嘔噦皆除。情且不违。而致大益。此和人尿猪胆汁咸苦寒之物。于白通汤中。要其气相从。可以去拒格之寒也。服药后。脉渐出者生。脉乍出者死。陶节庵桑椹中。有回阳反本汤极妙。愈后须以八味丸常服。不再发。

又有一种肝火之证。亦嘔而不入。但所嘔者酸水。或苦水。或青蓝水。惟大小便不秘。亦能作心痛。此是火郁木郁之证。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须用茱萸浓煎。细细呷之。再服逍遥散而愈。愈后须以六味丸调理。

瀉利并大便不通論

脏腑瀉利。其证多端。大抵皆因脾胃而作。东垣先生制脾胃論一篇。专以补中益气汤。升提清气为主。其間治脾泄之证。庶无余蕴矣。特未及乎肾泄也。是故以其湿也。利水以分之。以其风也。助风以平之。以其实也。下之。以其虚也。补之。寒则温之。热则清之。有食者化之。有积者祛之。凡五行之相胜。与六气之加临。莫不以生克制化之法治之。然而經年經月。不得一效者何耶。仲景云。下利不止。医以理中汤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当以理下焦法則愈矣。昔赵以德有云。予聞先师言泄瀉之病。其类多端。得于六淫五邪飲食所伤之外。复有杂合之邪。似难执法而治。乃見先师治气暴脱而虚。頓瀉不知人事。口眼俱闭。呼吸甚微几欲絕者。急灸气海。飲人參膏十余斤而愈。治积痰在肺。致其所合大腸之气不固者。涌出上焦之痰。則肺气下降。而大腸之虚自复矣。治忧思太过。脾气結而不能升举。陷入下焦而成泄瀉者。开其郁結。补其脾胃。使谷气升发也。治阴虚而肾不能司禁固之权者。峻补其肾而愈也。凡此之类甚多。因問先生治病何神也。先生曰无他。圆机活法。内經熟自得之矣。

經曰。肾主大小便。又曰。肾司开阖。又曰。肾开窍于二阴。可見肾不但主小便。而大便之能开而復能閉者。肾操权也。今肾既虚衰。

腸內氣攻。喜熱惡冷。宜以八味地黃丸料。大劑煎之。冷飲即愈。或局方半硫丸。碾生姜。調乳香下之。或海藏已寒丸俱效。海藏云。已寒丸雖熱。得芍藥茴香潤劑。引而下之。陰得陽而化。故大小便自通。如遇春和之陽。水自消矣。然不若八味丸更妙也。

東垣云。腎主五液。津液盛則大便如常。若飢飽勞役。損傷胃氣。及食辛熱厚味而助火邪。伏于血中。耗散真陰。津液亏少。故大腸結燥。又有老年氣虛。津液衰少而結者。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是也。予嘗依法東垣之論。不用東垣之方。如潤腸丸潤燥湯通幽散之類俱不用。惟用六味地黃丸料。煎服自愈。如熱秘而又兼氣虛者。以前湯內加參芪各五錢立愈。此因氣虛不能推送。陰虛不能濡潤故耳。已上治法。予嘗親試而必驗。且又不犯大黃桃仁枳壳等破氣破血之禁。可以久服。永無秘結。故表而出之。

或問曰。何為不用四物湯。曰四物湯特能補血耳。此是先天津液不足。故便難。經曰。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又曰。腎主五液。津液皆腎水所化。與血何干。故不用四物湯。或又問曰。如干結之甚。硝黃亦可暫用否。曰承氣湯用硝黃。乃為傷寒從表入里。寒變為熱。熱入三陰。恐腎干枯。故用硝黃以逐去外邪。急救腎水。余獨禁用者。乃是論老人虛人及病後人。腎水原不足。以致干枯。若再用硝黃等藥以下之。是虛其虛。今日雖取一時之快。來日必愈結。再下之。後日雖鐵石亦不能通矣。倘有患此者。當勸慰之。勿令性急。以自取危殆。況老人後門固者。壽考之征。自是常事。若以六味八味常服。永保無虞。

小便不通并不禁論

澀溺不通。匪細故也。小腹急痛。狀如復碗。奔迫難禁。期朝不通。便令人嘔。名曰關格。又日不通而斃矣。今人一見此証。除用五苓散之外。束手待斃。若鹽熨丹田。螻蛄田螺罨臍之法。抑末也。

若津液偏滲于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分利之。若水停心下。不能下輸膀胱者。亦用五苓滲泄之。若六腑客熱。轉于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氣迫閉塞。升降不通者。宜升麻以提之。或探吐之。譬如水注之氣。上竅開而下竅通也。

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則能出矣。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液出焉。可見膀胱但能藏水。必待三焦之气化。方能出水。有服附子熱藥太過。消盡肺陰。氣所不化。用黃連解毒而通者。有用茯苓陳皮甘草湯。送下木香沉香末而通者。此皆气化之驗也。已上治法。皆有余之証。謂膀胱中原有水。或為熱結。或氣閉。有水可通而通之也。至于不足之証。乃虛勞汗多。五內枯燥。脂膜既去。不能生津。膀胱中原無水積而欲通之。如向乞人而求食。已窮而益窮矣。故東垣分在氣在血而治之。以渴與不渴辨之。如渴而小便不利。此屬上焦氣分。水生于金。肺熱則是清化之源絕矣。當于肺之分助其秋令。水自生焉。如天令至秋。白露降。須用清金之藥。如生脉散之類為當。又有脾虛者。蓋因飲食失節。傷其胃氣。陷于下焦。經所謂脾胃一虛。令人九竅不通。用補中益氣湯。以參芪甘溫之品。先調其胃氣。以升柴從九原之下而提之。則清升而濁自降矣。清肺者。隔二之治也。補脾者。隔三之治也。東垣虛則補母之妙用。類如此。此皆滋後天之化源者。如不渴而小便不利。此屬下焦血分。下焦者。腎與膀胱也。乃陰中之陰。陰受熱。閉塞其下流。經曰。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若淡滲之藥。乃陽中之陰。非純陰之劑。陽何以化。須用滋腎丸。此氣味俱陰。乃陰中之陰也。東垣先生治一人目睛突出。腹脹如鼓。膝已上堅硬。皮膚欲裂。飲食不下。便秘急危者。精思半夜而得之。投之即愈。此是陰虛。陽無以化也。蓋至于真陽真陰虛者。東垣未之論。如有真陰虛者。惟六味地黃以補腎水。滋腎丸又所當禁。黃柏知母恐其苦寒泄水。又忌淡味滲泄之藥。有真陽虛者。須八味丸。褚氏云。陰已萎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澀如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戴氏云。有似淋非淋。便中有如鼻涕之狀。此乃精溺俱出。精寒溺道。故欲出不能而痛。宜大菟絲子丸鹿茸丸。戴氏亦得褚氏之法也。若至于轉筋喘急欲死。不問男女孕婦產後。急用八味丸料煎飲。緩則不救。或疑桂附辛熱。不敢輕用。豈知腎氣虛寒。水寒水凍之義。得熱則流通。舍此更有何物。能直達膀胱。而使雪消春水來耶。

丹溪治一老人患小便不利。因服分利之藥太過。遂致秘塞。点

滴不出。予以其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湯。一服而通。因先多用利药。損其肾气。遂致通后。遺尿一夜不止。急补其肾然后已。凡医之治是証者。未有不用泄利之剂。誰能顧其肾气之虛哉。予特表之。以为世戒。

后若有善法丹溪者。已明知其肺虛矣。乃以补中益气湯。送肾气丸。豈不上下相須。子母相益耶。灵樞言手太阴之別。名曰列缺。其病虛則欠缺。小便遺数。肺为上焦。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肾又上連肺。故將兩藏。是子母也。母虛子亦虛。自然之理。东垣云。小便遺失。肺金虛也。宜安卧养气禁劳役。以黃芪人參之类大补之。不愈当責之肾。經曰。膀胱不約为遺尿。仲景云。下焦竭則遺溺失便。又云。下焦不歸。則遺洩。盖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洩小便。下焦不歸其部。不能約制洩便。故遺溺。大抵天暖衣厚則多汗。天冷衣薄則多溺。多溺者寒也。至于不禁。虛寒之甚。非八味丸不效。古方如菟絲子丸。鹿茸散。二气丹。俱可選用。戴氏云。睡著遺尿者。此亦下元冷小便无禁而然。宜大菟絲子丸。猪胞炙碎煎湯下。凡遺尿皆屬虛。刘河間謂熱甚。客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經。延孔郁結。甚而气血不能宣通。則痿痺。神无所用。故津液滲入膀胱。而旋溺遺失。不能收禁也。即內經淫气遺溺。痺聚在肾。此系熱証。不可不知。考之薛按。有因劳发热作渴。小便自遺。或时閉澀。余作肝火血虛。阴挺不能約制。午前补中益气湯。加山药山茱。午后六味丸。月余悉退。

大抵不禁之病。虛寒多而实熱少。倘以虛証誤投瀉火。頃刻危殆。慎之慎之。

夢遺并滑精論

治以肾肝为主。經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絕。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絕。夫所謂阳强者。乃肝肾所寄之相火强也。所謂阴絕者。乃肾中所藏之真阴絕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是故肾之阴虚。則精不藏。肝之阳强。則火不秘。以不秘之火。加临不藏之精。除不梦。梦即泄矣。或問曰。何故不为他梦。而偏多淫梦耶。曰灵樞經淫邪发梦篇云。厥气客于阴器。則梦接内。盖阴器者。泄精之窍。主宗筋。足太阴阳明少阴厥

阴之筋。与夫冲任督三脉之所会。諸筋皆結聚于阴器。而其中有相火寄焉。凡平人入房。而强于作用者。皆此相火充其力也。若不接内。不与阴气合。則精不泄。一接内。与阴相合。則三焦上下内外之火。翕然而下从。百体玄府悉开。其滋生之精。尽趋于阴器以泄。而肾不藏矣。若其人元精坚固者。淫气不能摇。久战而尚不泄。况于梦乎。纵相火动而成宵梦。梦亦不遗。此謂阴平阳秘。无病人也。今人先天稟賦原虛。兼之色欲过度。以致肾阴衰憊。阴虛則相火动。相火之系。上系于心为君火。感物而动。动則相火翕然而随。虽不交会。而精已离其位。即客于阴器間矣。夜卧时。当所寄之相火一遇。与接内时与阴气相合同。故卧而即梦。梦而即遺也。若肾不虛。則无复是梦。梦亦不遺矣。故治是証者。先以肾肝为主。或問曰。阴虛火动而梦遺。服丹溪补阴丸。以滋阴降火。則証与药相对。每依法服之。而不效何也。曰。此未得丹溪滋阴之本意也。盖丹溪心法第一方。原以肾气丸为滋阴之要药也。今人不会其意。以黄柏知母为君。概用坎离丸固本之类。凡此俱是沉寒泻火之剂。苦寒极能泻水。肾有补而无泻。焉能有裨于阴哉。独薛立斋发明丹溪之所未发。专用六味地黄以补肾。而治梦遺屡效。纵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湿热下流者。以前丸为主。煎服补中益气湯以升提之。有用心过度。心不能主令。而相火代事者。亦以前丸为主。而兼用归脾湯。有命門火衰。元精脱陷。玉关不閉者。急用八味丸。或用金鎖正元丹。以壮真阳。使之涵乎阴精而不泄。此其大略也。

归脾湯

人参 茯神 黄芪 白朮 龙眼肉 酸枣仁 炒研各二錢半 木香 炙甘草各五分 用水二鍾。生姜二錢。大紅枣一枚。煎一鍾服。薛新甫加当归远志。各一錢。亦妙。

昔赵以德云。予治郑魯叔二十余岁。攻举子业。四鼓犹不卧。遂成此病。卧間玉莖但著被与腿。便梦交接脱精。惟悬空不著則不梦。飲食日减。倦怠少气。此用心太过。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归肝。肾水不足。火乘阴虛。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莖著物。犹厥气客之。故作接内之梦。于是上补心安神。中調脾胃升其阳。下用益精生阴固阳之剂。近三月乃痊。

昔吳崑山有治遺精得法論治。一男子。因病后用心過度。遂夢遺多痰瘦削。諸醫以清心蓮子飲。久服無效。吳診其脈緊澀。知冷藥利水之劑太過。致使腎氣獨降。服此愈劇矣。隨用升提之法。升坎水而濟離火。降陽氣而滋陰血。次用鹿角膠人乳填補精血。逾月全愈。因思夢遺多端。難作一途施治。有因用心積熱而泄者。有因多服門冬茯苓車前知母黃柏冷利之藥而泄者。有久泄玉門不閉而泄者。治疔之法。積熱者。當清心降火。冷利者。溫補下元。腎氣獨降者。當升提。使水火交而坎離定位。

上二案。皆以腎為主。而兼治心脾者也。獨有一等。腎不虛而肝經濕熱火旺者。莖中作痛。筋急縮。或作痒。或腫。或挺縱不收。白物如精。隨溺而下。此筋疝也。宜用龍胆瀉肝湯。張子和曰。遺溺閉癰。陰痿睪腫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若血潤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臂噤干癰閉。而小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漏。此女子之疝也。惟女子不曰疝而曰瘕。

卷 之 六

后 天 要 論

補中益氣湯論

補中益氣湯

黃芪一錢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朮

此方東垣所制。治內傷之方。古方只有黃芪一錢。其餘各三分。薛立齋常用參芪各錢半。白朮一錢。當歸一錢。陳皮七分。升柴各五分。進退加減。神應無窮。如病甚者。參芪或三錢五錢。隨証加用。凡脾胃喜甘而惡苦。喜補而惡攻。喜溫而惡寒。喜通而惡滯。喜升而惡降。喜燥而惡濕。此方得之。

或問曰。古今稱補中益氣湯。為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曰此發前人之所未發。繼仲景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人一見發熱。便

則命門之火熄矣。火熄則水獨治。故令人多水瀉不止。其瀉每在五更天將明時。必洞泄二三次。此其故何也。蓋腎屬水。其位在北。子時為亥子。五更之時。正亥子水旺之秋。故特甚也。惟八味丸以補真陰。則腎中之水火既濟。而開闔之權得宜。況命門之火旺。火能生土。而脾亦強矣。故古方有椒附丸五味子散。皆治腎泄之神方。不可不考也。考之薛案云。脾胃虛寒下陷者。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肉果補骨脂。若脾氣虛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湯。加炮姜肉桂。若命門火衰。脾土虛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胃氣血俱虛者。用十全大補湯。送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閉澀。或肢體漸腫。喘嗽唾痰。為脾腎虧損。宜金匱加減腎氣丸。

秦越人難經。有五泄之分。曰胃泄。曰脾泄。曰大腸泄。曰小腸泄。曰大瘕泄。夫所謂大瘕泄者。即腎泄也。注云。里急后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世人不知此証。誤為滯下治之。禍不旋踵。滯下即今所謂痢疾也。此是腎虛之証。欲去不去。似痢非痢。似虛努而非虛努。蓋痢疾后重。為因邪壓大腸墜下。故大腸不能升舉而重。治以大黃檳榔輩。瀉其所壓之邪而愈。又有久瀉大腸虛滑。元氣下陷。不能自收而重。乃用粟壳等澀劑。以固其脫升其墜而愈。其虛坐努責。此痢后積已去盡。無便而但虛坐耳。此為亡血過多。倍用歸芍以和之而愈。惟腎虛后重者。亦數至圊而不能便。必莖中痛。或大便不能得。而小便先行而澀。或欲小便。而大便反欲去而痛。獨褚氏精血論中云。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須以補中益氣湯。倍升麻送四神丸。又以八味地黃丸料。加五味吳茱萸補骨脂肉豆蔻。多服乃效。此等証候。以痢藥致損元氣。肢體腫脹而羸者。不可枚舉。腎既主大小便而司開闔。故大小便不禁者責之腎。即此推之。然則大便不通者。獨非腎乎。金匱真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于二陰。故腎氣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菟蓉車前子茯苓之屬。補其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腠理致津液。而潤其燥。活古云。藏府之秘。不可一概治療。有熱秘。有冷秘。有實秘。有虛秘。有風秘。有氣秘。老人與產後。及發汗利小便過多。病後氣血未復者。皆能成秘。禁用硝黃巴豆牽牛等藥。世人但知熱秘。不知冷秘。冷秘者冷氣橫于腸胃。凝陰固結。津液不通。胃氣閉塞。其人

以外感风寒暑湿之邪。非发散邪从何处解。又不能的見风寒暑湿对証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剂。如九味羌活湯敗毒散十神湯之类。甚則凉膈白虎。杂然并进。因而致毙者多矣。东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以为邪之所湊。其气必虛。內伤者多。外感者間有之。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补其中益其气。而邪自退听。不必攻邪。攻則虛者愈虛。而危亡隨其后矣。倘有外感。而內伤不甚者。即于本方中。酌加对証之药。而外邪自退。所謂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也。至于飲食失节。劳役过度。胃中阳气自虛。下陷于阴中而发热者。此阳虛自病。誤作外感而发散之。益虛其虛矣。为害岂淺哉。又有一种內伤真阴而发热者。与內伤阳气相似。此当补真阴。非四物湯之謂。又非坎离丸之类。詳見先天要論中者。心肺在上。腎肝在下。脾胃处于中州。为四脏之主气者。中焦无形之气。所以蒸腐水谷。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气。又为脾胃之主。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是方盖为此气因劳。而下陷于腎肝。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故用升麻使由右腋而上。用柴胡使由左腋而上。非借參芪之功。則升提无力。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

或問曰。余見先生动辄以先天后天立論。余考之易中先天后天之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等卦位。于医道中甚无所合。而先生屡言之不已。其义云何。曰怪乎予之問也。余所謂先天者。指一点无形之火气也。后天者。指有形之体。自脏腑及血肉皮肤。与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时天尙未生。何况有乾南坤北八卦对待之图乎。曰。然則伏羲此图。何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图。乃中天八卦之图。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东。水源于西。风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与万物位乎中。余尝見邵子排列如此。有中天八卦数。其当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后天图。出乎震。齐乎巽。相見乎离。致役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昼夜十二时相配。因以定阴阳。决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相医卜。无一不以此图为則。至于先天者。无形可見。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之神是也。帝与神。即余先天要論中所称真君真主。本系无形。不得已而强立此名。以为主宰先天之体。以为流行后天之用。东垣先生独会其宗。而于补中益气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开发先天

之气。于脾土之中。真万世无穷之利。余所以諄諄为言也。盖人身以脾胃为主。人皆知之。而先天隐于无形者。举世置而弗论。故余既立先天要论矣。后于后天论中。发明东垣脾胃论。亦用先天无形者为主。读脾胃论者。读至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卫气元气谷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则可见矣。饮食入胃。犹水谷在釜中。非火不熟。脾能化食。全借少阳相火之无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运化也。此时若用寒凉之药。饮食亦不运化矣。盖脾胃中之火。土中之火。纳音所谓炉中火。养炉中火者。须频加煤炭。盖以热灰温养其火。而火气自存。一经寒水。便成死灰。将以何者蒸腐水谷。以何者接引灯烛。举目皆地狱光景。可不戒哉。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正取温养之义也。

东垣曰。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举痛论云。劳则气耗。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伤。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热无气以动。懒于语言。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当病之时。宜安心静坐。以养其气。以甘寒泻其热火。以酸味收其散气。以甘温补其中气。经言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是也。金匱要略云。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夫劳之为病。其脉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瘥。以黄芪建中汤治之。此亦温之之意也。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元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也。夫胃气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火独盛。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元气之贼也。壮火食气。少火生气。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肝肾。名曰重强。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遂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然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实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

其外則有余。有余者瀉之。傷其內則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下之吐之克之之類。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之類。皆補也。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余之証。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實實虛虛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奈何。唯當以辛甘溫劑補其中。而升其陽則愈矣。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又曰。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損其脾胃。今立補中益氣湯主之。夫因飢飽勞役。損傷脾胃。或專因飲食不調。或專因勞力過度。或飢飽之后。加之勞力。或勞力之后。加之飢飽。皆為內傷。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芪以益皮毛而閉腠理。不令自汗。損其元氣。上喘氣短。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須炙甘草之甘。以瀉大熱。而補脾胃中元氣。若脾胃急痛。并大虛腹中急縮者。宜多用之。經曰。急者緩之。白朮苦甘溫。除胃中熱。利腰膝間血。胃中清氣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黃芪甘草甘溫之氣味上升。能補衛氣之散解而實其表也。又緩帶脈之縮急。二味皆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胃中清氣升于陽道。及諸經生發之氣。以滋春氣之和也。氣亂于胸中。為清濁相干。用去白陳皮以理之。清升而濁自降矣。胃氣虛不能升浮。為陰火傷其生發之氣。榮血大亏。榮氣不營。陰火熾起。日漸熬煎。血氣日減。心主血。減則心无所養。致使心亂而煩。故以當歸和之。如煩猶未止。加服地黃丸。以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以手捫之。而肌表熱者。表証也。只服補中益氣湯一二服。得微汗則已。非止發汗。乃陰陽氣和。自然汗出也。

如精神短少。倍加人參五味子。如頭痛。加蔓荊子。如頭痛有痰沉重。乃太陰痰厥頭痛。加半夏天麻。如腹中痛者。加白芍藥。如惡寒冷痛。更加桂心。如惡熱喜寒熱痛。更加黃連。如腹中痛惡寒。而脈弦者。是木來克土也。小建中湯主之。蓋芍藥味酸。于土中瀉木為君。如脈沉細腹痛。以理中湯主之。干姜味熱。于土中瀉水。以為主也。

臍下痛者。加熟地黃。如不已。乃大寒也。更加肉桂。凡小腹痛。多屬腎氣奔豚。惟桂泄奔豚。故加之。如脇痛。或脇下縮急。俱加柴胡芍藥。如體重肢節痛。或腹脹自利。脈米濡緩者。濕勝也。加蒼朮厚朴主之。如風濕相搏。一身盡痛。加羌活防風薤本。別作一服。病去勿再服。以諸風藥損人元氣也。

如冬月惡寒發熱無汗。脈浮而緊。本方加麻黃桂枝。如麻黃五分用參芪各一錢。如冬月惡風發熱有汗。脈浮而緩。加桂枝芍藥。傷寒必惡寒。傷風必惡風。傷食必惡食。傷寒惡寒。烈火不能熱。重綿不能溫。內傷者。得就暖處。著綿溫火。便不惡矣。內傷飲食。口不知味。不思飲食。傷寒者。虽不能食。未嘗不知味也。勞力內傷者。身體沉重。四肢困倦。百節煩疼。心滿氣短。懶言語。若傷寒者。太陽則頭痛。少陽則脇痛。陽明則目痛。不若內傷之怠惰嗜卧也。傷寒發熱。拂拂如羽毛之熱。熱在皮毛。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右手氣口脈大于左手人迎三倍。其氣口脈急大而數。時一代而澀。澀是肺之本脈。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脈。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脈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挾心火克肺金也。其右關脈屬脾。比五脈独大而數。數中時显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食不時。寒溫失所。胃脈損弱。隱而不見。惟內显脾脈如此。若外傷。人迎脈大于氣口也。

東垣以手捫熱。有三法。以輕手捫之則熱。重按之則不熱。是熱在皮毛血脉也。重按筋骨之間則熱蒸手。輕摸之則不熱。是熱在骨髓也。輕手捫之不熱。重手按之亦不熱。不輕不重按之而熱者。是熱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肉之下。乃熱在肌肉。肌肉間熱者。正內傷勞倦之熱也。若余于內傷真陰者。以手捫熱。亦有二。捫之烙手骨中如炙者。腎中之真陰虛也。捫之烙手。按之筋骨之下。反覺寒者。腎中真陽虛也。面必赤者。陰盛于下。逼陽于上也。口必渴者。腎水干枯。引水自救也。若口吐痰多。如清水者。腎水泛上為痰。口必不渴也。口咯痰如沫者。水沸為痰。陰火熬煎。口必渴也。腰脇痛者。腎肝虛也。足心如烙者。涌泉涸竭也。膝以下冷者。命門衰絕。上氣必喘也。尺脈必數者。陰火旺也。尺脈數而無力。或欲絕者。真陽衰也。骨痛如折者。腎主骨。骨衰乘火也。此陽虛陰虛之辨。而陰虛之中。又有真陰真陽之不同。其治法詳于先天論中。

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湯。當今江以南之人。果尽不當服乎。曰此東南指人之臟腑而言也。蓋東方屬肝。南方屬心。肝與心有火者。不可服。恐木火愈旺也。若黃帝起四方之間。岐伯有四治之能。此東南西北方指地位也。既不可服東南二方之劑。其人上盛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

先天之元氣為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陽不足者。下陷于腎中也。當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于上部也。焉可不引而歸原耶。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氣丸并用。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互相培養。但先後輕重之分。明者知之。不必詳述。

或問腎氣丸中。以地黃為君。恐其泥膈。或于脾胃有妨乎。曰腎氣丸中。盡是腎經的藥。并無一味脾胃藥雜其中。徑入腎經。焉能泥膈。凡用藥須要分得陰陽水火清淨。如朝廷有六部。一部有一部之事。一部有一部用事之人。今欲輸納錢糧。而可與天曹用事之人同議乎。曰若如所言。予正謂腎經水部。不可與脾經戶部相雜之謂耳。曰余所謂不雜者。謂腎水藥中。不可雜脾土藥。脾胃藥中。不得雜腎經藥。如四君子湯。脾經藥也。雜地黃其中。則泥膈矣。八味地黃丸。腎經藥也。加入參則雜矣。若論腎與脾胃。水土原是一氣。人但知土之為地。而不知土亦水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始為土。土之堅者為石。此後天卦位坎之後。繼之艮。艮為山為土。艮土者。先天之土。水中之主也。土無定位。隨母寄生。隨母而補。故欲補太陰脾土。先補腎中少陽相火。若水谷在釜中。非釜底有火則不熟。補腎者。補腎中火也。須用八味丸。醫不達此。而日從事于參白朮。非探本之術。蓋土之本初原是水也。世謂補腎不如補脾。余謂補脾不如補腎。

傷飲食論

陰陽應象論云。水谷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是飲食之傷。傷于寒熱也。痺論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是飲食之傷。自傷于飢飽也。古人治法。分上中下三等而治之。在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之類主之。中者消化。神曲麦芽山楂三稜廣茂之類主之。在下者引而竭之。硝黃巴豆牽牛甘遂之類主之。古人又分寒熱而治之。傷熱物者。以寒藥治之。傷寒物者。以熱藥治之。如傷冷物二分。熱物一分。則用熱藥二停。寒藥一停。若急丸是也。予意當隨証加減。大抵飲食之病。傷寒物一邊居多。以上法門。未必可為典要也。

當今方家。以平胃散為主。出入增減。亦可为脾胃之准繩。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則使平之。一平即止。不可過劑。過劑則平地反成

坎矣。今人以平胃散。为常服补剂者。誤也。不若枳朮丸为胜。夫枳朮丸。乃洁古老人所制。用枳实一兩。白朮二兩。补药多于消药。先补而后消。以荷叶裹飯。燒熟为丸。盖取荷叶色青。得震卦之体。有仰盂之象。中空而清气上升。燒飯为丸。以助谷气。謂洁古枳朮一方。启东垣末年之悟。补中益气。自此始也。但洁古专为有伤食者設。今人以此丸为补脾药。朝服暮餌。更有益之橘半香砂者。則又甚矣。吾恐枳实一味。有推牆倒壁之功。而人之腸胃中。既已有伤。牆壁不固。能經几番推倒乎。

至若山查神曲麦芽三味。举世所常用者。余独永弃。盖山查能化肉积。凡年久母猪肉。煮不熟者。入山查一撮。皮肉尽烂。又产妇儿枕痞者。用山查二十粒。砂糖水煎一碗服之。儿枕立化。可見其破气又破血。不可輕用。曲蘖者。以来与水在甕缸中。必借曲以酿成酒。必借蘖以酿成糖。脾胃在人身。非甕缸比。原有化食之能。今食不化者。其所能者病也。只补助其能而食自化。何必用此消克之药哉。大凡元气完固之人。多食不伤。过时不飢。若夫先因本气不足。致令飲食有伤矣。前药一用。飲食虽消。但脾既已受伤。而复經此一番消化。愈虚其虚。明后日食复不化。犹謂前药已效。药力欠多。湯丸并进。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儿丸之类。其名虽美。俱不敢用。盖名之美者。其药必恶。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故医有貧賤之医。有富貴之医。膏粱之子弟。与藜藿之民不同。太平之民。与疮痍之民不同。乡村閭巷頑夫壯士。暴有所伤。一服可愈。若膏粱子弟。稟受虛弱。奉养柔脆。概以此术施之。貽害不小。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暫行一时。道則流芳千古。有古方。有今方。有圣方。有俗方。余以为今人不如古人。不敢自立一方。若脾胃惟东垣为圣。擇而用之。以調中益气补中益气二方。因人增减。真知其寒物伤也。本方中加热药。如姜桂之类。热物伤也。加黄连之类。真知有肉食伤也。加山查数粒。酒食伤也。加葛花一味。随証調理。此东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热而热不去。以热治寒而寒不除。奈之何。經曰。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壮水之主。益火之原。此东垣之未及也。

如有食填太阴。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脉。下部无脉。不治则死。急以阴阳盐汤。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积。肠腹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审知其为寒积。必用巴豆感应丸。审知其为热积。必用大承气汤。下之不当。死生立判。慎之哉。

昔张子和动辄言下。盖下之当也。仲景三承气。审之详密。可下不可下急下。分毫不爽。如下血积。必用桃仁红花。下水必用牵牛甘遂。下水中之血。必用蜃虫水蛭。今人畏而不敢下者。不明之罪小。无忌而妄用者。杀人之罪大。医司人命。岂易言哉。

何柏斋云。造化生物。天地水火而已。主之者天。成之者地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至于天地交合变化之用。则水火二气也。天运水火于地之中。则物生矣。然水火不可偏盛。太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涝物亦不生。水偏盛也。水火和平而物生。自然之理。人之脏腑。以脾胃为主。盖饮食入于胃。而运以脾。犹地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所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皆不能化物。乃生诸病。制其偏而使之平。则治之之法也。

愚按制其偏而使之平一句。甚好。所谓制者。非去水去火之谓。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补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补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则彼轻。一边重者。只补足轻之一边。决不凿去马子。盖马子一定之数。今人欲泻水降火者。凿马子者也。

余于脾胃。分别阴阳水火而调之。如不思饮食。此属阳明胃土受病。须补少阴心火。归脾汤补心火。以生胃土也。能食不化。此属太阴脾土。须补少阳相火。八味丸补相火。以生脾土也。无非欲人培养一点先天之火气。以补土之母耳。若理中汤用干姜。所以制土中之水也。建中汤用芍药。所以制土中之木也。黄芪汤所以益土之子。使不食母之食也。六味丸所以壮水之主也。八味丸所以益火之原也。土无定位。寄旺于四时。无专能。代天以成化。故于四脏中兼用之。总之以补为主。不用克伐。脾气下陷。补中益气。肝木乘脾。加左金丸。郁怒伤脾。归脾汤。脾虚不能摄痰。六君子汤。脾肾两虚。四君子。阴火乘脾。六味丸。命门火衰。不生脾土。八味丸。先天之气足。而后天之气不足者。补中气为主。后天足而先天不足者。补元气

为主。或曰。正当胸膈饱闷之时。数日粒米不下。陈皮枳壳木香烏药。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复可补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补益。擅用发散。克伐太过。虚痞之病也。經曰。下焦虚乏。中焦痞满。欲治其虚。則中满愈甚。欲消其痞。則下焦愈乏。庸医值此。难以措手。疏启其中。峻补于下。少用則邪壅于上。多用則峻补于下。所謂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参一两。或七八錢。少加升麻一錢。大剂一服即愈。此內經之妙用。不可不知也。

东垣云。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則愈矣。其次莫如利小便。乃上下分消其湿。今之病酒者。往往服酒症丸大热之药下之。又有牵牛大黄下之者。是无形元气受病。反下有形阴血。乖誤甚矣。酒性大热。已伤元气。而复重泻之。又損腎水真阴。及有形血气。俱为不足。如此則阴血愈虚。真水愈弱。阳毒之热大旺。反增其阴火。是元气消鑠。折人长命。不然則虚損之病成矣。宜以葛花解醒湯主之。

葛花解醒方

青皮去蘂三錢 木香五分 橘紅 人参 茯苓各一錢五分 猪苓一錢五分 白豆蔻五分 葛花五分 砂仁五分 澤瀉一錢 白朮二錢 干姜一錢 神曲一錢 右为細末。每服三錢。白湯調下。得微汗則病去。此东垣原方。宜加減用。

中暑伤暑論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悶倒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泻或喘或滿是也。当是时。切勿便与冷水。或卧冷地。如行路暈死者。即置日中热地上。以小便溺热土上。取热土卷病人脐上。急以二气丹同苏合香丸。湯調灌下。如无二气丹。研蒜水灌之亦可。盖中伤暑毒。外阳内阴。諸暑药多用暖剂。如大順散之用姜桂。枇杷叶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热之物。又蒜气臭烈。能通諸窍也。

东垣分阴阳动静而治之。

靜而得之者。为阴証。或深堂水閣。过处凉室。以伤其外。或浮瓜沉李。过食生冷。以伤其内。所謂因暑而伤暑者也。其病必头痛恶寒。肢节疼痛而煩心。肌肤大热无汗。腹痛吐泻。为房室冷物之阴寒

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以大順散主之。

动而得之者。为阳証。或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为热伤元气。其病必苦头疼发燥恶热。捫之肌肤大热。必大渴引飲。汗大泄齿燥。无气以动。乃为暑伤气。蒼朮白虎主之。若人元气不足。用前药不应。惟清暑益气湯。或补中益气湯为当。大抵夏月阳气浮于外。阴气伏于内。若人飲食劳倦。内伤中气。或酷暑劳役。外伤阳气者多患之。法当調补元气为主。而佐以解暑。若阴寒之証。用大順散桂附大辛热之药。此内經舍时从証之良法。不可不知。今人患暑証歿而手足指甲或肢体青黯。此皆不究其因。不温其内。而泛用香薷飲之类所誤也。夫香薷飲。乃散阳气导真阴之剂也。須审有是証而服之。斯为对証。今人平日間恐患暑病。而先服此以預防。适所以招暑也。若人元气素虛。或房劳过度而飲之者。为禍尤不淺。若欲預防。惟孙真人生脉散。为夏令最宜。

暑乃六气中之一。即天上火。惟此火可以寒水折之。非比炉中火与龙雷火也。凡伤暑腹痛吐泻交作者。一味冷井水。加清蒿汁飲之立愈。暑毒从小便中泄矣。名曰臭灵丹。

暑喜伤心。心属南方火。从其类也。小腸为心之府。利心經暑毒。使由小腸出。故青蒿香薷为要。

有因伤暑。遂极飲冷水。或医者过投冷剂。致吐利不止。外热内寒。煩燥多渴。甚欲裸形。状如伤寒。此阴盛格寒。宜用温药。香薷飲中加附子。浸冷服。

又有因冒暑。吐极胃虛。百药不入。粒米不下。入口即吐。病甚危篤。急用人参一錢。黃連五分。姜汁炒焦。糯米一撮。水一鍾。煎一小酒盞。候冷用茶匙徐徐潤下。少頃再入一匙。得入数匙不吐。尽一小盞。便可投药食矣。

暑病与热病相似。但热病脉盛。暑病脉虛为辨耳。

二气丹 治伏暑伤冷。二气交錯。中脘痞结。或吐或泻。

硝石 硫黃各等分 右为細末。石器内火炒令黃色。再研。用糯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丸。

大順散 治冒暑伏热。引飲过多。脾胃受湿。水谷不分。霍乱嘔吐。脏腑不調。

甘草三兩 干姜 杏仁 肉桂各四兩 右先将甘草炒八分黃色。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同炒。令杏仁不作聲為度。用篩篩淨后。同作一處搗羅。每服二錢。水一鍾。煎七分溫服。如煩燥。井花水調服。不拘時。

香薷飲 治伏暑引飲。口燥咽干。或吐或瀉。并皆治之。

香薷半斤 白扁豆炒四兩 厚朴姜汁炒四兩 黃連姜汁炒二兩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鍾。入酒少許。煎七分溫服。

十味香薷飲 消暑氣。和脾胃。

香薷一兩 人參 陳皮 白朮 茯苓 黃芪 白扁豆 木瓜 厚朴姜汁炒 甘草炙 已上各半兩。右為細末。每服三錢。冷水調下。

清暑益氣湯

黃芪一錢 蒼朮錢半 升麻一錢 人參 白朮 陳皮 神曲 澤瀉各五分 甘草 黃柏 葛根 青皮 當歸 麥門冬各三分 五味子九粒 水二鍾。煎至一鍾。

內經曰。陽氣者。衛外而為固也。熱則氣泄。今暑邪干衛。故身熱自汗。以黃芪甘溫補之為君。人參陳皮當歸甘草。微溫補中益氣為臣。蒼朮白朮澤瀉。滲利而除濕。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熱。又以風勝濕也。熱則食不消。而作痞滿。故以炒曲甘辛。青皮辛溫。消食快氣。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以黃柏苦寒。借其氣味。瀉熱补水。虛者滋其化源。故以麥門冬五味子酸甘微寒。救天暑之傷庚金為佐。此病皆由飲食勞倦。傷其元氣。乘天暑而發也。元氣不虛。暑邪從何處而入哉。

一小兒患嘔吐瀉利。煩燥搐搦。或以為驚。或以為風。余見其口燥。手指茶壺。腹中鳴。出對諸醫曰。易治也。借藥籠中三味藥足矣。用黃連五分。甘草三分。人參五分。水煎冷服。下咽頃刻。即睡而安。或問曰。黃連甘草解毒善矣。又加人參五分。謂何。余曰若不用參。此兒當病氣弱數日。得參明后日復如无病人矣。次日果然。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糯米

此方是暑月熱病發熱之正方。名曰白虎者。西方之金神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使秋金之令行。則火令退听。石膏寒中之藥。淡

而辛。能汗能利。必审其人有汗而渴齿燥。其脉洪而长。时当夏月可用。若无汗不渴。脉虚而不洪长。或重按全无。虽壮热口渴。象白虎汤证。此系脾胃气虚。元阳不足。误服白虎必死。又有一等大失血后。或妇人产后。壮热喘促。面赤引饮。脉虚。名曰血虚发热。最忌白虎。须用当归补血汤则安。

夷坚甲志云。昔虞丞相自渠川被召。途中冒暑。得疾泄痢连月。蘿壁间有韵语云。暑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煉雄黄。蒸餅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别作治疗。医家大错。如方制服。其疾随愈。引此为例。余可类推。

濕 論

有在天之湿。雨露雾是也。在天者本乎气。故先中表之荣卫。有在地之湿。泥水是也。在地者本乎形。故先伤肌肉筋骨血脉。有飲食之湿。酒水乳酪是也。胃为水谷之海。故伤于脾胃。有汗液之湿。謂汗出沾衣。未經解換者是也。有太阴脾土所化之湿。不从外入者也。阳盛则火胜。化为湿热。阴盛则水胜。化为寒湿。其证发热恶寒。身重自汗。筋骨疼痛。小便秘涩。大便溏泄。腰痛不能轉側。跗肿肉如泥。按之不起。

經曰。因于湿首如裹。湿气蒸于上。故头重。又曰。湿伤筋。故大筋繃短。小筋弛长。繃短为拘。弛长为痿。又曰。湿胜则濡泄。故大便溏泄。大便泄故小便涩。又曰。湿从下受之。故跗肿。又曰。諸湿肿滿。皆属脾土。故腹脹肉如泥。湿气入肾。肾主水。水流湿。各从其类。故腰肾痛。

治法在上者当微汗。羌活胜湿汤。在下者当利小便。五苓散。夫脾者。五脏之至阴。其性恶湿。今湿气内客于脾。故不能腐熟水谷。致清浊不分。水入腸間。虛莫能制。故濡泄。法当除湿利小便也。

东垣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圣人之言。虽布在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耳。夫湿淫从外而入里。若用淡渗之剂以除之。是降之又降。是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是阴重强阳重衰。反助其邪之謂也。故用升阳风药即瘥。以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錢。防风根半錢。炙甘草半

錢。水煎熱服。大法云。濕淫所勝。助風以平之。又曰。下者舉之。得陽氣升騰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是因曲而為之直也。夫聖人之法。可以类推。舉一而知百也。

有脚氣。類傷寒。發熱惡寒。必脚脛間腫痛。俱從濕治。千金方有陰陽之分。陰脚氣。脛處腫而不紅。陽脚氣。腫而紅者是也。

有濕熱發黃者。當從郁治。凡濕熱之物。不郁則不黃。禁用茵陳五苓散。凡見用五苓茵陳者。十不一生。當用逍遙散。方見郁論。

凡傷寒必惡寒。傷風必惡風。傷濕必惡雨。如傷濕而兼惡寒無汗。骨節疼痛者。仲景有甘草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甘草炙一錢 附子錢半 白朮二錢 桂枝四錢 水煎。作一服。

金匱防己湯 治濕勝身重陽微。中風則汗出惡風。故用黃芪炙甘草以實表。防己白朮以勝濕。

防己三錢 甘草錢半炙 白朮二錢 黃芪三錢半 加生姜大枣。水煎作一服。

羌活勝濕湯 通治濕証。

羌活 獨活 藁本 防風 甘草 川芎各一錢 蔓荊子三分 如身重腰痛沉沉然。經中有寒也。加酒防己五分。附子五分。

有一友宦游京師。病腿痛發熱。不能履地。眾以為腿痲。延予視之。扶掖而出見。予曰。非痲也。以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各一錢。一服如失。次日乘馬來謝。

余一日患陰丸一個腫如鴨卵。發熱。以濕熱証治之。不效。細思之。數日前從定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下。比上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丸也。乃用六味地黃。加柴胡吳茱萸肉桂各一錢。獨活五分。一服而熱退。再服而腫消。后有患偏墜者。此方多妙。

瘧 論

或問曰。經云夏傷于暑。秋必病瘧。前人雖備言之。旨殊未暢。蓋明示諸。曰不發于夏。而發于秋。此亢則害承乃制。子來救母之義。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克。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腎水為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以制火救母。于是水火相戰。

阴阳交争。大胜则大复。小胜则小复。此阴阳胜复之常理。疟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盖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其人元气不固者。暑邪得以乘之。所以治疟。以扶元气为主。

发在夏至后处暑前者。此三阳受病。伤之浅者。近而暴也。发在处暑后冬至前者。此三阴受病。伤之重者。远而深也。

发在子半之后午之前。是阳分受病。其病易愈。发于午后者。是阴分受病。其病难愈。

或问曰。有一日一发。有间日一发。有三日一发。何也。曰在阳则发早。在阴则发晏。浅则日作。深则间日。夫人荣卫之气。一日一周。历五脏六腑十二经络之界分。每一界各有一舍。荣卫之有舍。犹行人之传舍也。邪气客于荣卫之舍。与日行之卫气相接。则病作。离则病退。故一日一周。有止发之定期。其间日而作者。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气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故间日而作也。三日一作者。邪入于三阴也。作于子午卯酉日者。少阴也。寅申巳亥日者。厥阴也。辰戌丑未日者。太阴也。

凡治疟必先问其寒热多寡。而参之脉证。有寒多热少者。有热多寒少者。大抵寒热往来。皆属少阳经证。治法当以小柴胡为主。若寒多者。小柴胡加桂枝。有但热不寒者。名曰瘧疟。有但寒不热者。名曰牝疟。金匱云。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嘔。名曰瘧疟。邪气内藏于心肺。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又云。温疟者。其脉如平。人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痛。时时嘔逆。以白虎加桂枝汤主之。但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此寒热多寡之定法也。然亦有不可执者。当察其脉之虚实何如。若但寒者。其脉或洪实或滑。当作实热治之。若但热者。其脉或空虚或微弱。当作虚寒治之。仲景云。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可下。弦迟者可温。弦紧者可发汗及针灸也。弦数者。风痰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凡疟将发之时。与正发之际。慎勿施治。治亦无效。必待阴阳并极而退。过此邪留所客之地。然后治之。且当病未发二三时前。迎而夺之可也。

古今治疟证候。有风寒暑湿不同治疗。有汗吐下各异方术。无

慮千百。不能尽述。独无痰不成疟。无食不成疟。深得致疟之因。无汗要有汗。散邪为主。有汗要无汗。扶正气为主。深得治疟之法。以青皮飲一方。治秋时正疟。随証加減。屢用屢效。若胃中有郁痰伏結者。以草果飲一服即愈。

服前方不应。当以补中益气湯。倍柴胡加半夏生姜。养正而邪自除。薛立斋先生云。凡人久疟。諸药不效。以补中益气湯加半夏。用人参一兩。煨姜五錢。此不截之截也。一服即愈。

仁斋云。有人脏腑久虛。大便常滑。忽得疟疾。嘔吐异常。以二陈加入参白豆蔻。进一二服。病人自觉气脉頓平。寒热不作。盖白豆蔻流行三焦。元气荣卫一轉。寒热自平。繼今遇有嘔吐发疟之証。或其人素虛者。慎勿用常山等药。以上专論秋时正疟之法也。世間似疟非疟者多。世人一見寒热往来。便以截疟丹施治。一截不止則再截。再截而止。止而复发复截。以致委頓。甚或因而致毙者有之。是不可不辨也。經曰。阳虛則惡寒。阴虛則惡热。阴气上入于阳中。則惡寒。阳气下陷于阴中。則惡热。凡伤寒后大病后产后劳瘵等証。俱有往来寒热。似疟非疟。或一日二三次发。并作虛治。但有阳虛阴虛之別。阳虛者补阳。如理中湯。六君子湯。补中益气湯加姜桂。甚則加附子。諸方中必用升麻柴胡。以提出阴中之阳。水升火降而愈。医书中有論及之者矣。至于阴虛者。其寒热亦与正疟无异。而阴疟中又有真阴真阳之分。人所不知。經曰。昼見夜伏。夜見昼止。按时而发。是无水也。昼見夜伏。夜見昼止。倏忽往来。时作时止。是无火也。无水者。壮水之主。以鎮阳光。六味湯主之。无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八味湯主之。世人患久疟而不愈者。非疟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发者邪入阴分。宜用血药引出阳分。当归川芎紅花生地黃柏治之。亦未及真阴真阳之至理。遍考諸书疟論。并未能露其意。且余常試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余見发疟有面赤口渴者。俱作肾中真阴虛治。无不立应。凡見患者寒来如冰。热来如烙。惟面赤如脂。渴欲飲水者。以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药肉桂五味。大剂一服便愈。

有渴甚者。每发时飲湯不絕。必得五六大壺方可。余以六味丸一料。內肉桂一兩。水十碗。作四砂鍋。煎五六碗。以水探冷。連进代茶。遂熟睡渴止而热愈。

又有惡寒惡熱。如瘧無異。面赤如脂。口渴不甚。吐痰如涌。身以上熱如烙。膝以下自覺冷。此真陽泛上。腎虛之極。急以附子八味地黃湯。大劑冷飲而熱退。繼以人參建中湯調理。

加減地黃方 腎肝同治之法。

熟地四錢 山藥二錢 山茱萸肉二錢 丹皮錢半 茯苓錢半 澤瀉一錢 五味子一錢 柴胡一錢 芍藥一錢 肉桂一錢 水三鍾。煎一鍾服。

八味地黃方 即六味地黃分兩。外加附子一錢。肉桂一錢。

補中益氣湯加半夏方

人參 黃芪 甘草 當歸 白朮 柴胡 升麻 陳皮 半夏
加煨姜

六味丸方

熟地八兩 山藥四兩 山茱萸肉四兩 丹皮三兩 茯苓三兩 澤瀉三兩 加肉桂一兩

建中湯方

人參一錢 芍藥二錢 甘草一錢 肉桂七分 大棗 飴糖

又有一等郁証似瘧者。其寒熱與正瘧無異。但其人口苦嘔吐清水或苦水。面青眊痛耳鳴脈澀。須以逍遙散。加茱萸貝母。倍柴胡。作一服。繼以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調理而安。

至于三陰瘧者。惟太陰瘧。當用理中湯。必加肉桂。若少陰厥陰。非八味地黃不效。

逍遙散 治郁瘧。

柴胡一錢 芍藥一錢 陳皮一錢 牡丹皮一錢 茯苓一錢 當歸一錢 白朮一錢 貝母一錢 薄荷七分 黃連五分每一兩用吳茱萸二錢水拌炒焦色合用。

青皮飲

青皮 厚朴 白朮 柴胡 草果仁 茯苓 黃芩 半夏 甘草 此方以柴胡為主。大抵寒熱往來。屬少陽經証。故用以為君。草果厚朴所以化食。青皮半夏所以祛痰。寒多者。可加肉桂。熱多者。可加黃連。

草果飲 治脾胃有郁痰伏涎者。元氣壯強者可用。虛者莫用。

草果 常山 知母 烏梅 檳榔 甘草 穿山甲

趙以德云。知母性寒。入足陽明藥。用治陽明獨盛之火熱。使其退就太陰也。草果性溫藥。治足太陰獨盛之寒。使其居于陽明也。二經合和。則無陰陽交錯之變。是為君。常山主吐胸中痰結。是為臣。甘草和諸藥。烏梅去痰。檳榔除痰癖。破滯氣。是佐藥。穿山甲者。以其穿山而居。遇水而入。則是出陰入陽。穿其經絡于榮分。以破暑結之邪。為之使也。

白虎湯加桂方 治瘧症。若脈虛弱不宜。

石膏一斤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桂枝去皮三兩 糯米二合 每服五錢。

蜀漆散 治牝症。見金匱。

蜀漆燒去腥 云母燒三夜 龙骨各等分 右為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如溫症加蜀漆一錢。臨發時服一錢匕。

牡蠣湯 治牡症。

牡蠣四兩熬 麻黃去節 蜀漆各三兩 甘草二兩 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理中湯 此方專治太陰症。必加肉桂一錢乃效。

人參二錢 白朮二錢 干姜錢半 炙甘草一錢

痢 疾 論

痢者。古名滯下是也。里急后重。逼迫惱人。或膿或血。或膿血相雜。或無糟粕。或糟粕相雜。或腸垢。或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或發熱或不發熱。當詳辨其陰陽寒熱虛實而施治。不可偏執一見也。

原病式云。利為濕熱甚于腸胃。怫郁而成。其病皆熱証也。俗以白痢為寒誤也。世有用辛熱藥而愈者。蓋病微。得熱則郁結開通。氣和而愈。甚者其病轉極。故治痢者。必用寒以勝熱。燥以勝濕。少加辛熱佐之。以為發散開通之用。如此無不愈者。

丹溪謂仲景可下者。悉以承氣湯下之。大黃之寒。其性善走。佐以厚朴之溫。善行滯氣。緩以甘草之甘。飲以湯液。蕩滌腸胃。滋潤輕快。積行即止。禁用砒丹巴硝等藥。恐其暴悍毒氣。有傷腸胃清純之氣。又謂局方例用熱藥為主。溫藥為佐。用之于下痢清白者猶可。

其里急后重。經所謂下重者。皆属于火。又加溫熱之藥。非殺而何。按前論皆專主寒治之說。以爲痢發于秋。是暑月郁熱所致。其理甚著。其議論亦和平。但不詳所以致郁熱者。多因暑熱酷烈。過飲冰水。過食生冷。熱爲寒郁。久而爲沉寒積冷者。亦有之。不可泥定是熱。當辨証切脈。眞知其有熱積。方可用大黃。若系寒積而用大黃。不惟不愈。反增痛極而危矣。大凡下熱痢用大黃。下寒痢用巴豆。有是病則服是藥。詳按古人之成法。不容毫髮差謬。內經通因通用。原有兩條。有酒蒸大黃。有蟄丸巴豆。分析甚明。不可不考也。又謂溫熱之藥。用于下痢清白者猶可。則純紅血痢者。必不可用溫熱矣。然王海藏有云。暑月血痢。不用黃連。陰在內也。本草衍義云。有一男子暑月患血痢。醫以涼藥逆治。專用黃連木香阿膠。此病始感便治則可。病久腸虛。理不可服。逾旬几至委頓。理當別治。此一段論。又見証類本草序中。海藏云。楊師三朝大醉。至醒發大渴。飲冷水三巨杯。次日又飲茶三碗。后病便鮮血。四次約一盆。先以吳茱萸丸。翌日又以平胃五苓各半散。二大服血止。復白痢。又以感應丸。四服白痢乃止。其安如故。或問曰。何爲不用黃連之類以解毒。而所用者溫熱之劑乎。予曰。若用寒涼。其疾大變難療。寒毒內傷。復用寒涼。非其治也。況血爲寒所凝。浸入大腸間而便下。得溫乃行。所以用熱藥其血自止。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謂也。胃既得溫。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鄉矣。舉此爲例。可見不可偏執用寒之說。倘有遇血痢者。不可偏見以爲熱也。

大抵后重者宜下。腹痛者宜和。身重者宜除濕。脈弦者去風。膿血稠粘者。以重藥竭之。身冷自汗者。以毒藥溫之。風邪內縮者。宜汗之。滑泄不及沾衣者。止澀之。驚瘡爲利。宜溫之而已。必當求其所因。辨其陰陽而治之。斯得之矣。

世人一見滯下。不分寒熱陰陽虛實。便以大黃湯蕩滌之。是重劑也。其次以黃芩芍藥湯和之。是輕劑也。香連丸是常藥也。當歸芍藥和其血。檳榔枳殼調其氣。見有血色者。紅花生地地榆以涼其血。黃連黃柏以清其火。朝夕更醫。出入增減。不過如此。已瀕于危。猶曰血色依然。腹痛未減。誰敢溫補。死而無悔。傷哉傷哉。

凡腹痛后重。小便短少。口渴喜冷飲。大腸口燥辣。是爲挾熱下

痢。前法固宜。若腹痛口不渴。喜熱飲。小便清長。身不熱。腹喜熱手熨者。是為挾寒下痢。須理中姜桂溫之。至于初起受病。原系熱痢。遷延日久。各証不減。或反加重。理當別治。竟作虛看。須用補中益氣一升一補。倍加參芪溫補。如小腹重墜。切痛奔豚。此兼屬少陰症。急加吳茱萸肉桂破故紙肉果。甚則加附子。如有純血者。加炒黑干姜。虛回而利自止。若必待血清利止而后補。亦晚矣。

世間似痢非痢者多。東垣云。飲食有傷。起居不時。損其胃氣。則上升清華之氣。反從下降。是為飧泄。久則太陰傳少陰。而為腸澼。里急后重。膿血交錯。數至圊而不能即便者。專用補中益氣湯為主。使升降之道行。其痢不治而自消矣。余法東垣。凡有熱者。加姜炒黃連。有寒者加姜桂。兼小腹痛者。用建中湯。有風濕者。加防風羌活。肝氣乘脾者。倍柴胡。加芍藥木香。滑泄者。加栗壳訶子。如此溫補不愈。又當別治。經曰。熱之不熱。是无火也。无火者。益火之原。急補命門之火。以生脾土之母。此萬舉萬全之策也。

又有一等陰虛似痢者。即五泄中大瘕泄者。是也。經曰。里急后重。數至圊而不能便。必莖中痛。褚氏云。陰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其証紅白相雜。里急后重。悉似痢疾。必小便短澀而痛。或不通而痛。或欲小便而大便先脫。或欲大便而小便自遺。兩便牽引而痛。此腎虛之危証。急以八味地黃。加補骨脂肉豆蔻阿膠。兼理中湯加升麻桂附。相繼間服。庶可挽回。世以痢藥致斃者。不可枚舉。其詳見先天要論泄瀉條內。

有一等積滯已少。但虛坐努責。此為下多亡血。倍用當歸為主。生血藥為佐。血生自安。此是血虛陰証。

后重有二。邪氣墜下者。圊后不減。虛努不收者。圊后隨減。此可以辨虛實。

有一等噤口痢者。湯藥入口隨出。在下纏住急迫。多因熱毒熾盛。逆沖胃口。胃氣伏而不宣。急用黃連以吳茱萸炒過。揀去茱萸。共人參等分。加糯米一撮。濃煎一盞。細口一匙一匙潤下。但得二三匙咽下。便不復吐矣。如吐再服。有一等寒氣逆上者。用溫補之藥調之。其病易治。

有一等休息痢者。經年累月。愈而復發。此系寒積在大腸底。諸

藥所不到。獨巴豆一味研炒。蜡丸如龙眼大。空腹服之。再不復發。此亦通因通用之法也。

不肖休素丰。多火善渴。虽盛寒。床头必置茗碗。或一夕尽数甌。又时苦喘急。質之先生。为言此属郁火証。當令服茱連丸。无恙也。丁巳之夏。避暑懷州酷甚。朝夕坐冰盤間。或飲冷香薷湯。自負清暑良劑。孟秋痢大作。初三晝夜下百許。次紅白相雜。絕无渣滓。腹脹悶。絞痛不可言。或謂宜下以大黃。先生弗顧也。竟用參朮姜桂漸愈。犹白積不止。服感應丸而痊。后少嘗蟹螯。復瀉下委頓。仍服八味湯。及補劑中重加姜桂而愈。夫一身历一岁間耳。黃連苦茗。藥不輟口。而今病以純熱瘥。向非先生。或投大黃涼藥下之。不知竟作何狀。又病室孕時。喘逆不眠。用逍遙散立安。又患便血不止。服補中黑姜立斷。不再劑。种种奇妙。未易殫述。噫。先生隔垣見人。何必飲上池水哉。聞之善贈人者以言。其永矢勿諼者。亦以言。不肖侏儒未足为先生重。窃以識明德云尔。四明弟子徐陽泰頓首書狀。

世有疴后痢。有痢后疴者。夫既为疴后發泄已尽。必无暑熱之毒。复为痢疾。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既为痢后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疴非疴也。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加溫補。其病自愈。

有一孕婦疴痢齊發。醫治兩月余。疴止而痢愈甚。又加腹痛飲食少進。延余視之。余曰虛寒也。以補中益氣加姜桂。一服痢止太半。再一服而反加疴病大作。主人驚恐。余曰此吉兆也。向者疴之止。乃陰盛之極。陽不敢与之爭。今服補陽之劑。陽氣有权。敢與陰戰。再能助陽之力。陰自退听。方中加附子五分。疴痢齊愈。大服補劑。越三月產一子。产后甚健。

大黃湯

用大黃一兩剉碎 好酒二大盞。浸半日。煎至一盞半。去渣分作二服。痢止勿服。如未止再服。取利為度。

芍藥湯

芍藥一兩 當歸 黃連 黃芩各五錢 肉桂二錢半 大黃 甘草 檳榔 木香一錢 右九味。每服五錢。水二鍾。煎至一鍾。

香連丸

黃連淨二兩用吳茱萸十兩同炒焦擦去茱萸不用 木香五兩不見火 右為細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

感應丸 新舊冷積并可治。此方神妙不可言。虽有巴豆不令人瀉下。其積自然消化。

南木香 肉豆蔻 丁香各一兩半 干姜炮一兩 百草霜二兩 巴豆七十粒去皮心膜研去油 杏仁一百四十粒去皮尖 右前四味為末。外入百草霜研。巴豆與杏仁另研細末同和勻。用好黃蜡六兩。溶化成汁。以重絹濾去渣。更以好酒一升。于砂鍋內。煮蜡數沸傾出。酒冷其蜡自浮于上。取蜡稱用。丸用清油一兩。銚內熬令香熟。次下蜡四兩。同化成汁。就銚內乘熱拌和前藥末。捏作錠子。丸如豆大。每服三十丸。姜湯空心送下。

楊子建云。世人有患疫毒痢。初得時。先發寒熱。忽頭痛壯熱。思入涼室。思吃冷水。狂言狂走。渾身肌肉疼痛。手不可著。忽下痢。或白或赤。或赤白相雜。此証難治。此系太歲在中。其年春夏之內。多有寒肅之化。陽光少見。寒熱二氣。更相交爭。忽于夏月多寒熱之化。寒邪犯心。水火相戰。所以先發寒熱。水火相犯。血變于中。所以多下赤痢。如紫草色。如莧菜色者。寒邪犯心之重也。白色者尚輕。赤色者漸重。赤白相雜者。氣血相等。寒熱之氣相搏也。治諸証之法。先奪其寒。以後隨証調理。

萬全護命方

麻黃去根節 官桂去粗皮各七錢半 大川芎 白朮各二兩 藁本 獨活 桔梗 防風 芍藥 白芷各半兩 丹皮 甘草各二錢半 細辛三錢三分 牽牛一錢七分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熱湯調下。和渣熱服。若服此藥后。寒熱已退。赤痢已消滅。便修合第二方。

訶子五枚 用面裹火煨熱。去核為細末。每服二錢。以米湯一盞半。煎取一盞。空心和渣服。

服前二方藥病勢已減。所下之物止余些小。或下清水。或如鴨澹。或只余些小紅色。宜修合第三方。以牢固大腸。還復真氣。

舶上硫黃一兩去砂細研為末 薏苡仁二兩炒研為末 右二味和勻。滴熟水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湯下。